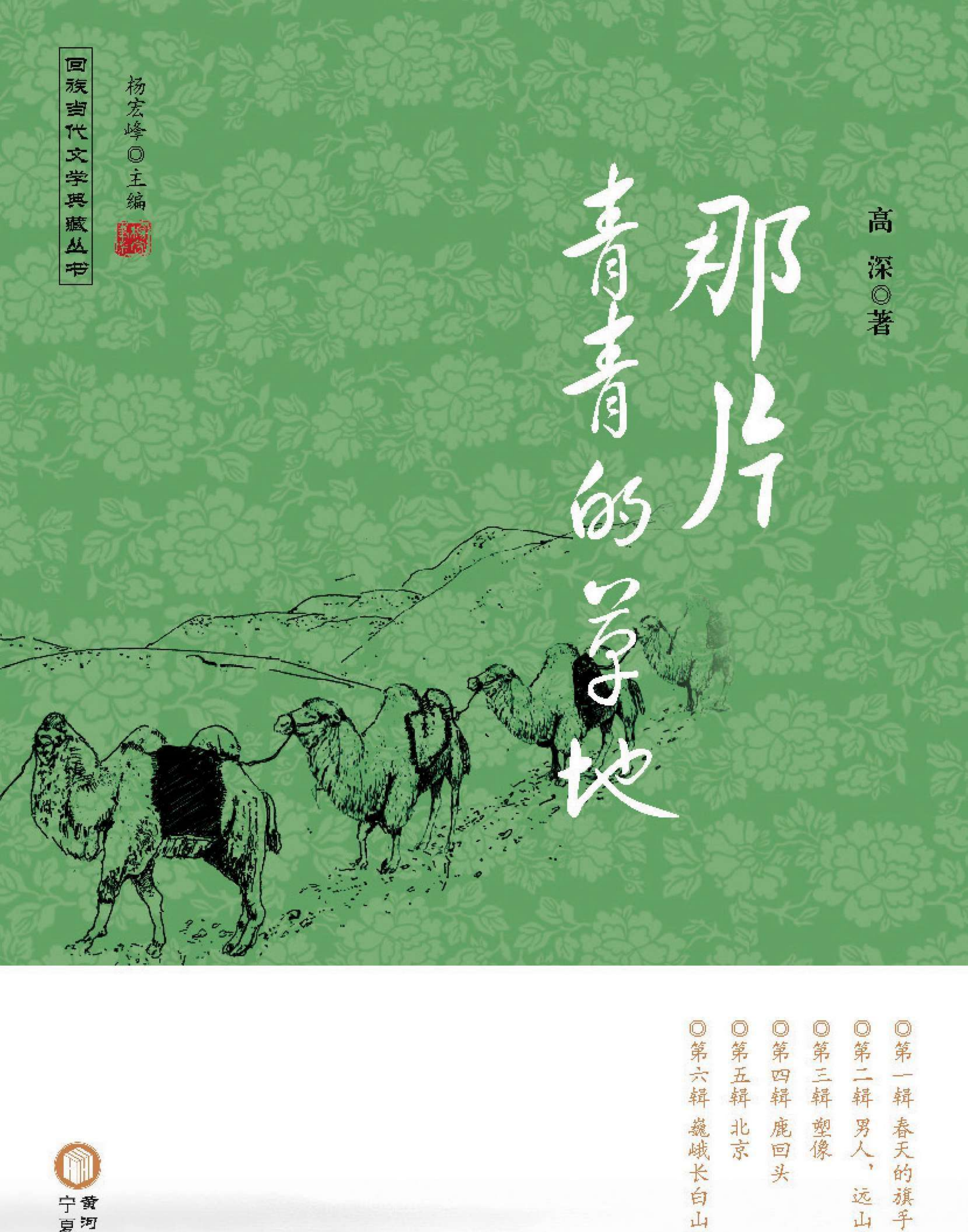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秀琴
■封面设计：石　磊

回族当代文学典藏丛书

杨宏峰 主编　　（文学类）

静静的月亮山	马知遥 著	守望之春	白崇人 著
故乡的柳丝	马瑞芳 著	我的回族文化基因	沙叶新 著
月照梨花湾	查 舜 著	回回，我的回回	冯福宽 著
第二百零七根骨头	王树理 著	回族人家	元 康 著
绿原笔谈	杨继国 著	中亚细亚的新月	杨 峰 著
沉 默	王延辉 著	江南回回	沙甩农 著
羊来羊去	阿 慧 著	新月和它的反光	孙 谦 著
新月如钩	毛 眉 著	清洁的石头	马忠静 著
女人的河	李进祥 著	关于温柔的消息	马宇桢 著
斋月和斋月以后的故事	古 原 著	大道至亲	马有福 著
灰袍子	石舒清 著	落日下的葵花地	苏海龙 著
桃花盛开	讴阳北方 著	开始我们都是新的	沙 戈 著
碎媳妇	马金莲 著	天山深处	杨军礼 著
雕花的门	石彦伟 著	深夜里，谁引我们上路	阮殿文 著
驿 运	白平阶 著	从农村的冬天到冬天	敏奇才 著
大漠之光	白 练 著	青 马	泾 河 著
大回山之歌	马瑞麟 著	阳光下的微尘	冶生福 著
十个女人的命运	木 斧 著	在场的信仰	马建福 著
倔强的爱恋	李佩伦 著	长 途	敏洮舟 著
那片青青的草地	高 深 著		

定价：20.00元

那片青青的草地

高深◎著

回族当代文学典藏丛书

杨宏峰◎主编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那片青青的草地 / 高深著.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3
（回族当代文学典藏丛书 / 杨宏峰主编）
ISBN 978-7-227-06007-9

Ⅰ. ①那… Ⅱ. ①高… Ⅲ. ①诗集—中国—当代 Ⅳ.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65570号

回族当代文学典藏丛书 杨宏峰 主编
那片青青的草地 高 深 著

责任编辑 康景堂 王 瑞
封面设计 石 磊
责任印制 肖 艳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5210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报业传媒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16909

开　　本 880 mm×1230 mm 1/32
印　　张 7.5
字　　数 250千字
印　　数 1200册
版　　次 2015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6007-9/I・1502

定　　价 26.00元

回族当代文学典藏丛书

主　编　杨宏峰

副主编　石彦伟　石舒清　李有智



高　深

回族，1935年5月生，祖籍辽宁岫岩县。1946年8月1日参加东北民主联军回民支队。1949年开始写作，1952年公开发表作品，1956年出席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代表大会，至今已出版诗歌、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散文、杂文、随笔集等18部，四次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骏马奖”。自1990年始享受国务院颁发的专家津贴，1986被辽宁省委、省政府授予优秀专家。分别被中国作协第四、五、六、七、八次代表大会上选（聘）为理事、委员、名誉委员。1988年5月离休。现为文学创作一级、中国作协名誉委员、民族学杂志社编委、辽宁省作协顾问。在宁夏工作28年，曾任宁夏作家协会副主席、朔方杂志社主编。

承智慧世，回族文学之时代乐章[1]

杨宏峰

在全球化语境中，面对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迅速发展与变化，民族心理结构的重组与来自各种渠道的文化交汇，当下的回族文学正处于觉醒与嬗变、返璞与升华之阶段，明显表现出一种认知本土、多维建构之态势，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之成就。这是广大回族作家选择既开放又坚守之文化策略，以其先进性与科学性认知回族文学的价值取向与民族现代性之建构。

回族文学是中国文学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拥有丰富多样的民间口头文学遗产，其历史悠久、区域性影响广泛，同中亚与西亚以及世界历史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同时拥有众多作家创作的书面文学传统，构成现代文学之雄厚基础，成为考察其回族现代民族性之前提与依据。华夏独特的地理环境形成的文化积淀，孕育了丰富多彩而又极具特质的物质与精神文化，从古代回族神话、口头文学一直延续到当代回族作家文学，其间浩浩乎经历了几百年之历史烟云，成就了璀璨的回

①本文系第二批“回族当代文学典藏丛书”之总序，本“总序”在第一批丛书“总序”的基础上做了部分修改。

族文化。尤其是近代以来，回族作家文学浸润着古老的民族文化精神，凸显着一股蓬勃鲜活之气。回族文学在新时期以来的发展，基础扎实、步伐持重，故成就突出，百花满园，涌现出了强大的文学队伍，老中青三代回族作家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文学艺术共同体，共同体成员拥有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并在文化想象与文化表达上具有一致性，皆能展现出其独特的自我意识。他们共同努力，勤奋耕耘，一批叫得响、立得住、受读者欢迎的精品力作不断涌出，不仅在少数民族文学界形成优势阵容，在中国文学长廊里亦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宁夏人民出版社历来关注和助推回族文学的发展，力荐优秀作家与作品，为回族文化留下丰富的心灵传记与动人的时代乐章，这是我们一贯坚持的主张。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就曾推出一套“当代回族作家丛书”，相继编辑出版了木斧、胡奇、张承志、马犁、马连义、张宝申等在中国文坛具有代表性的一批回族作家的作品。

后来，又陆续策划出版了一批以回族题材为特色的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有力地促进了回族文学的持续发展与繁荣。这一时期的回族文学，在历史记忆、文化想象、族群认同等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并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之局面。文学的民族性是以该民族的世界观、价值观、美学观作为一种本质性之精神实体，艺术地表达一定社会与民族独特的历史与精神生活，在精神与实践之具体运动过程中不断变化与深化，并在文学文本中圆满地得到反映。民族文学一方面体现民族历史、社会特征，另一方面展示地域文化形态，两方面皆存在于民族文学的每一个结构层面里，最终体现在多层面组成的民族

文学总体风格特色中。一个民族总是生存在特定之社会环境中，传承着特定的文化基因，有同其他民族文化特定之交汇，这是寻觅民族文化心理轨迹之出发点。长期的游牧农耕文化铸就了少数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之特性，这就是少数民族文学生存繁荣之土壤。在民族社会生活之表层，揭示出一种深刻的意蕴，亦即那些能够左右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之特质，民族赖以生存之自然地理环境，特有之历史文化氛围以及特定的文化归属、情感归属、灵魂归属、信念归属、民族心理结构与民族性格。回族作家追溯本民族特定之精神文化与族群记忆，并对文化的积淀、地域的影响、生活的特质与当下现实进行深入探索，通过异彩纷呈的民族生活、特有的民族韵味，创作出了具有民族审美特质的作品。作品挖掘民族精神，向世人展示回族人民的勤劳质朴、豪爽宽厚、勇敢机智的性格内涵；让世人真实地了解到这一民族之所以在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不断发展之内在因素。与此同时，回族有着很强的内聚力，这是回族人民生存之需要。有许多有识回族作家反思内聚力之二重性，在讴歌本民族这种内聚力所形成的勤奋耐劳、不屈不挠的精神之同时，还揭示了这种内聚力的消极之一面，即它所带来的封闭、对新事物的不敏感等，皆是阻碍本民族进步之痼疾。很多回族作家的作品触及与揭示了这些心理细节之复杂内涵，这表明了回族作家已经认识到困扰本民族发展之因素，这种反思与觉醒，对于文学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助推作用。

每个时代的乐师，皆应弹奏出自己时代之乐章。时代精神既包含着现代意识，又囊括了当下人们可以感知的文学风格、审美习性、哲学思考、价值取向、社会情绪等多种社会基

因。由于历史的变迁与各民族之融合，回族文学正处于动态变化与不断被创造之过程中。当下民族经济生活从自然形态逐步向市场化形态转变，从而导致了民族心理结构之重组与来自各种渠道的文化交汇。全新的经济格局以及新的社会心理与理念，既令人惶惑又令人兴奋地进入现代场景的五彩生活之中。在这种精神交汇、思潮辐辏之当代场景里，一向以稳重、庄严著称的少数民族文化也与其他文化一样，表现出顺应与参与之积极态度。在当今社会转型期，这种特质遭遇着前所未有之文学嬗变，新时期以来回族文学之实践也愈来愈表明了这种嬗变之不可抗拒性。故现在对回族作家作品或某种文学现象进行界定时，我们已失去了往日文学批评所表现出的轻松与从容，已经很难用回族固有之思维习惯、审美判断、情感表达方式来明确界定，这是回族文学自身在发展中带来的质的增生，也是对新的叙事模式的一种激情召唤。在这种文化愉悦交汇与思潮尽情辐辏的当代场景中，自然亦形成了现代理念与传统理念双重意识观照下的当代回族文学的时代特征与价值判断。特别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回族文学的发展出现了崭新之局面，涌现出了一大批作家作品。这个时期的回族作家较之五六十年代的回族作家，显然有了更自觉更强烈的民族文化归属感，对于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也有了更深入之认识与感受。在创作上，他们不满足于从表象上表达民族特色，而是努力深入到民族生活、民族思维、民族心理、民族情感的更深层次中去，深入挖掘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在人物内心世界中之积淀及其变化，力求在创作中将民族化与现代化、民族意识与现代意识、民族特色与时代精神较好结合起来，从而将民族的生存状态与文化性

格揭示出来。从20世纪80年代到世纪末的回族文学，在民族性上，显然得到了极大的强化与普遍认同。这个时期的回族文学创作，其现代生态主义写作已进入了他们的写作视野，突出表现了在中国最浩渺、广阔的人文地理空间、人与环境及其他生态之特殊遗存关系。宏大叙事不再“一枝独秀”；许多作品视角下移，通过描绘普通人、底层与草根故事，把时代精神、民族精神的成长还原为具体人的精神成长，放大了人性描写，从而受到文坛关注。在创作方法上也主张多元共存，叙事类型、叙事视角、叙事模式与叙事手法皆逐渐呈现出多样化与个性化之趋势。很多回族作家在通过作品体现民族性上，有了一种自觉意识，有了文化归属感；在创作中描绘民族生活、表现民族的生存状况，皆更加凸显了民族性。这个时期的作品，与作为主流文学的汉族文学作品相比，没有停留在表现民族性的表象上，而是从精神之层面，从思想理念与心理情感之层面去揭示民族性，作品所呈现给读者的更多的是一种异质文化表象图景。在很大程度上，读者与社会也正是从这种异质文化图景来接受作品的。这种异质文化图景与民族性是一致的，并且凝结为一种精神动力，一种文化品格。

很显然，文学的民族性之形成与获得是一个建构的实践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身份认同、文化想象具有特别重要之意义。人类学家科班说：“任何地域共同体，只要其成员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共同体成员的存在，并希望维持他们的共同体的整体性，就是一个民族。”(耶尔·塔米尔：《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59页)对作为民族实体的共同体之认同，将自己看成是共同体中之一员，在共同

体中确定自己的文化身份，这是形成民族性之首要一步，也是最关键之一步。如果没有这种身份上之自觉认同，也就不会有民族性之形成。但这里的认同，不仅仅是一种身份之认同，不是那种一厢情愿地认为我就是那个民族的简单表述，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一种文化的归属感。即是说，认同共同体的历史记忆，认同共同体的文化行为与文化价值，认同共同体的精神信仰；在想象中，将自己的命运与共同体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将自己的信仰、情感、价值理念等归属于共同体中，从共同体中寻找历史渊源、精神渊源、文化渊源、情感渊源，在共同体中塑造与被塑造。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文学的民族性是在文化想象中建构起来的。

决定一个共同体之成为共同体的是文化，体现民族文学中民族性的也是文化。民族文学怎样获得民族性，说直接一些就是怎样表达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从本质上来看，文化是日常性的，就是人们日常之生活，人们的行为模式、思维方式、情感形式，人们的精神信仰，以及人们为表达精神信仰所创造的一系列仪式符号。建构民族文学的民族性，就是要求作家在文学中表达民族的生活，关注民族个体生命的存在状态与现实处境，从民族之日常生活中发现民族精神与文化品格，皆是民族命运。而要表达民族生活，揭示民族命运，更重要的是需要我们的回族作家有丰富的文化想象力与感受力，而这种想象力与感受力则是在回族作家对民族文化、民族传统、民族日常生活有皈依感之前提下才能获得的。回族作家对民族文化、民族传统、民族生活之认同，对于作品民族性之获得，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生活在自己的民族中具有更多的优点。它提供了被

重要的他者承认的可能性，不管这个他者是自己的长辈还是同辈。他们理解我，就像我理解他们一样。而这种理解在我的内部创造了在这个世界上我并非无足轻重的感觉……民族生活使个体能够享受到一定程度的、光凭自身不能体验的自我实现。”(耶尔·塔米尔：《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80页)当民族与民族生活对我们的回族作家有这样的意义的时候，回族作家创作中的民族性，就一定是一个自然之过程。亦即说，回到民族文化中去，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回到民族生活中去。这样，回族文学的民族性就一定能够得到彰显与强化，这是保证回族文学获得民族性之根本。

透过这些散发着浓郁回族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我们看到了一个承载着坚韧、清洁、挺拔与希望的博大、宽厚的精神载体，看到了记录时代、紧贴大地、挖掘普通人内心世界的民间情怀，此乃源于回族作家对生活的丰厚积累和深刻洞察。这些作品，是对回族优秀文明及其精神信仰之依赖与传承，也是对当下时代的某种浮躁之风的抵阻。因为昨天的文化自觉，回族作家开始了对自我的审视与书写；因为今天这些作品的呈现，使我们对未来的回族文学充满更多的文化自信与美学期待。

我们由衷地希望这套“回族当代文学典藏丛书”所传递的民族精神延伸至全国与世界。因为回族文学的意义与价值，不仅在于对本民族的精神表达与民族性建构，还为构建文化强国贡献着独有的精神智慧；即便在全球化语境中，回族文学对维系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并拓展华夏文明与世界文化对话，仍有不可替代之效用。我想，这正是“智慧天下”之意涵所在。

目 录 CONTENTS

第一辑　春天的旗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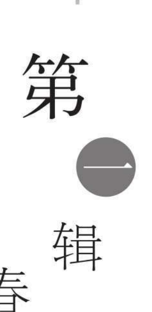
第二辑　男人，远山和酒

第三辑　塑　像

第四辑　鹿回头

第五辑　北　京

第六辑　巍峨长白山　滔滔鸭绿江



春天的旗手

春天的旗手

黄河伸出冰冷的舌尖
舔着羊皮筏子的腹部
羊皮筏子在解冻的激情中震颤

波涛与波涛之间涌出一个弧形
摆筏子的男人在生与死的夹缝里
捧着大西北人的胆量
两条腿是两个矗立的桥墩
两只胳膊酷似会打弯的树干

恶浪和冰块击碎了怯懦
九死一生体验着生命的尊严

晨风里，朝阳冉冉升起
为春的来临
揭开一个最隆重的庆典……

筏子工忍耐了一个冬季
没有忍耐的眼睛看不到春天
黄河给过他多少幸福就给过他多少不幸
他从不诅咒命运
命运是什么颜色，是红？是蓝？

扑在时间的波涛上无畏地冲浪
飞越过人生凄寂的荒原
大西北的三月终于向他走来了
带着一丝仍有余寒的温暖

他驾着生命的筏子
搅起一河拼搏的波澜
村落炊烟暖棚果园
从眼前一幕幕掠过
复苏着希望复苏着梦幻

春风荡漾着一河收不拢的春意
溅起千万颗辛勤的汗珠
羊皮筏子在黄河的舌尖上
捧起一朵朵呼唤生命的花束

黄河号子染绿了黄土高原染绿了峡谷

羊皮筏子是黄河举起的第一面旗帜
筏子工是黄河上春天的旗手

雨蒙蒙的黎明

雨蒙蒙的黎明
浇湿了大西北的春天
浇湿了山里人快要着火的心
浇湿了裂出口子的黄土地
浇湿了屋檐下那柄
睡了七个月的懒洋洋的锄头

老爹脱掉比生活还沉重的羊皮袄
牵出喂了一冬天的秦川牛
哼着走了调的秦腔戏词
走在湿漉漉的田埂上
牛背上搭着一条羊毛口袋

口袋里盛着吵吵闹闹的生命
向着动了春意的田野走去
走过那棵一百岁的老榆树的时候
树梢滴在他脸上一颗亮晶晶的水珠

干涸的河床流出水声
哑默的喉咙淌出歌声
沉寂得太久了
一开口就惊天动地
吵得山前山后大人孩子不得安静
生命在湿润中伸直懒腰
一场春雨浇活了多少山村
只有清真寺静悄悄地守护寂寞
（信仰或许也害怕干渴）

雨蒙蒙的黎明
浇湿了大西北的春天
小山村和它的山民
热爱阴云有时胜过热爱阳光
下吧下吧下吧
好雨知时节
沉重的犁头把一冬天的龟裂耕平

（1984年春于银川）

那片青青的草地

真不愿意再提起
不愉快的事情让人脸红
老爹服错了药
愚昧的乌云遮住了生命的光明
于是他固有的信念轰然坍塌
重新调整了
一个民族的心灵的结构
扯完这一年最后一页日历时
也扯完了他一生的不幸——
让哈麦得上学吧
哈麦得从睡梦中笑醒

九元钱（从前想也不敢想）
换回一个小小的书包
据说装得下人间学问
能让小麦长出两个穗头
能把大山变成黄金青铜
难怪背着一个小小书包
比背一架山梁沉重

小河睡醒了
学校敲响钟声
他背着儿子
背着十四岁才上学的儿子
背着山里人富裕了才占有的聪明
翻过一道道放羊娃走过的山峁
翻过一片片挖过甘草的平川地
翻过一条条盛开马莲花的沟谷
翻过了一个愚昧的世纪

好流畅好开心的“花儿”
从他掉了牙齿的嘴里流出
多少年没唱过“花儿”了
他像是又回到没有结婚的那个年龄
“花儿”沿着梁梁峁峁流淌
远远地送来一阵阵钟声
哈麦得搂住爸爸的脖子

扭回头

看见了校门前那片青青的草地

（1982 年 3 月写于六盘山区

1986 年 5 月改于泾河源头）

最后一张日历

日历撕到最后一张了
她没有勇气再换一本新的
没有汇单没有忘了贴邮票的信
太阳都疲倦地枕着山头打盹了
她还竖着耳朵静静地期待着
期待那绿衣信使的车铃声

邻居们这些天总是偷偷地瞧她
小孩子学着大人样子窃窃私语
所有的目光都藏着沉默的怜悯
妒忌过她的女人先是有一丝得意
后来便觉得良心在隐隐作痛

再不禁止孩子和她家的丫丫接近

好吃醋的女人开始看管丈夫
怕惹事的丈夫叮嘱自己的女人
不要用冷言冷语刺痛不幸者的心
跟她吵过嘴的嫂子送来黄花羊肉
不多言语的老爹也常给她宽心
从腾格里刮来的风都变得温存暖人

日历撕到最后一张了
她没有勇气再换一本新的
她对旧的东西总是感情很深
临别时他那句话还刻在心上
“即使变一个富翁也变不了心”
黄河流到天边不也还是黄河吗?
她做过种种噩梦却总不肯信真

船工归来

他披一身风浪披着黄河的魂
回来了……
羊毛口袋里
装满他的思念装满他的爱情
给儿子买回来兰州的白兰瓜
给娘亲买回来宁安乡的红枸杞
给妻子买回来真正包头造的银首饰
给全家人买回来一个平安的微笑……
船工
带着半个西北的富饶西北的风情
喜气洋洋地筋疲力尽地
回到别了三个月的家中

夜已经很静了
船工和他的女人还没有睡
她端来一盆洗脚的温水
他顺从地洗着九十天征途的劳累
船工给女人讲峡口上的恶风险浪
女人的眉间掠过一缕
担心
惊恐
欣慰
种种难以表达的复杂的感情
她扭过脸去悄悄地抹掉两颗泪珠

从相逢的第一分钟起
女人就做好了再一次离别的准备
立秋了河风又长满了牙齿
她给男人拆洗了一床厚被
划破的褂子细针密线地缝呀缝
五个钮扣已经掉了两对……
第二天
她破例地给男人买了一瓶老白干
吃饭时她深情地瞪了船工一眼
——“不许你贪杯不许喝醉！”

（1986年6月改于黄河畔）

古渡口有一只木船

古渡口有一只木船
渡过多少南来北往的老客
摆船人是位四十出头的大嫂
她是黄河的女儿
“花儿”唱得很出色
最爱唱“走西口的哥哥”

她唱的“花儿”充满悲伤
忧郁的旋律里
藏着女人的眼泪
藏着女人难于启齿的寂寞
她赚了许多钱
许多钱却没有给她带来欢乐

船头切开半河波浪
木浆打碎串串旋涡
苦命运总缠着她不放
期待忍耐都看不见结果
他走了，一走就是二十年

逼他背井离乡的是饥饿
有人说他去了新疆
又娶了一个年轻的老婆
有人说他死了
临死时还揣着她烙的馍馍
她流着泪听各种各样的传说
她不相信也不反驳

她是个摆渡的大嫂
她唱的“花儿”很出色
她会唱许多民歌
她有女人难于启齿的寂寞
她赚了许多钱
她却没有生活的欢乐
她是黄河的女儿
她爱唱“走西口的哥哥”
南来北往的渡河老客
可有谁带来他的下落

（1986年夏于黄河畔）

一个牧羊人的爱情

他已经年过半百还独自一人
他觉得很自由自由得让人苦闷
没有人管着他喝酒砍牛腿[①]
没有儿女讨债般要钱结婚
没有整天没完没了唠叨的女人
他觉得很自由自由得很开心

他十一岁就开始跟羊群打交道
少年时就同孤独结下缘分
他很少讲话沉默得像一块石头

①“砍牛腿”又称“掀花花”，是西北一些地方纸牌的一种玩法。

他没有笑过眼角像鞭子一样冷峻
看着一群一群的羊出生又死去
看着一茬一茬的草从繁茂走向凋零

除了羊群他好像再没有别的奢望
白天有老皮袄夜里有燃着蓝火苗的羊粪
三餐有羊奶子餐后饮加盐的砖茶
这就足够了对生活别抱有太多的贪心
他生活的天地很广阔又很狭小
他对世界的认识很复杂又很单纯

在他二十七岁的那年那年春天
他爱过一个比他大三岁的女人
她的眼睛像草原上夜里的星星
她的胸脯像两座山也像两座坟
他把所有的积攒都给那女人买了穿戴
只有一次他亲了一下那女人的嘴唇

那股甜蜜很快就变成苦涩了
牧人的枕头底下再也摸不出分文
于是那女人跟落山的太阳一起走了
于是给牧羊人留下回忆留下悔恨
女人是不该爱的他后悔自己爱过
从此他讨厌所有女人讨厌谁再跟女人鬼混

他已经年过半百还独自一人
生活跟他开一次玩笑他却过于认真
其实他很害怕孤独害怕寂寞
总是哼一些没有词的“花儿”给自己解闷
有时跟羊儿吐露无处吐露的心声
有时抱起羊羔子像抱着一个心爱的孩子
也偶尔想起骗过他的那个女人
早已经淡漠了怨恨
只记着她隆起的胸脯像两座坟

（1985年11月3日草成）

女店主和她的黄泥小屋

黄河流到这里也筋疲力尽了
于是河岸上出现了一座黄泥小屋的饭店
店主人是位美貌中透着几分野性的女人
船工和筏子客都说她刀子嘴豆腐心

一大碗温酒驱散三月的寒气驱散漂流的疲惫
几盘小菜包含了水上生活的全部韵味
那些制服惊涛险浪的黄河上的水手
那些为了区区小事动过刀子的粗鲁的船工
一走进黄泥小屋一看见女店主那碗热酒
顿时一个个变得羔羊般温驯

衣服破了吗？墙上插着穿好了青线的缝针
头痛感冒吗？抽屉里有速效阿斯匹林
她不是永远微笑着的菩萨
也不是永远横眉冷眼的恶神
给急难困苦一百分的爱一百分的同情
烧火棍却经常敲打可耻的花心

她早已死了男人男人是个出色的船工
她再没爱过男人爱情同船工同时死了
每当月色从黄河对面流过来的时候
每当船夫们嬉笑着顺流远行的时候
她守着孤零零的黄泥小屋守着冷清清的寂寞
仿佛有一丝淡淡的爬上心头的无名愁闷
或许是一种渴望或许是一种悲伤
或许是思念一个没有勇气的男人

这一年的冬天比往年来得早了一些
据说黄河将提前结冰船夫也提早上岸
黄泥小屋啊
什么东西都照旧墙上插着带青线的钢针
抽屉里还放着速效阿斯匹林
唯独是唯独是不见了又善又恶的女主人

打渔的老汉说她有一天早晨跳上一只木船
跟一个虎背熊腰的汉子走了

匆匆地走了竟然来不及锁上屋门
筏子客说她一天夜里朝山那面去了
一路还唱着女孩子悄悄唱的那类“花儿”
身后跟着一个挑着行李卷的男人

黄河流到这里也筋疲力尽了
孤独的生活也有一天会筋疲力尽
小店的女主人把十几年的疲倦留给了黄泥小屋
或许是真的哼着“花儿”去寻觅失落太早的青春

（1985年11月11日于银川）

筏子工的深情

五年前的那个残酷的冬天
那个落着大雪的冬天的黄昏
凛冽的老北风失去了理智
撕裂开黄河厚厚的冰层
撅折了一片没经过世面的护岸林
河岸充满断裂和毁灭的声音

闯过了千涛万浪的筏子工
衰老了像岸边的一棵老柳树
像黄昏中坠落的疲倦的夕阳
在无情的暴风雪中倒下了
风湿病比三座大山沉重

四十年的水上生涯
给了老水手多少粗犷的快乐
晚年却剥夺了他行动的自由

他卧床不起一卧就是五年
与黄河打了一辈子交手的他
如今黄河是那么遥远朦胧
枕着涛声入睡像是枕着摇篮曲
听不见涛声就丢失了安宁
巨浪擎起羊皮筏子的感觉
似牧人骑着骏马在草原上驰骋

死神多次敲击他生命的门窗
他却顽强地挣扎着握紧脉搏的跳动
他不甘心就这样离开世界
要再看一眼黄河听听它的涛声
他是惊涛骇浪养育成人的
那裂岸的浪潮给过他拼搏的享受
欢腾愤悲壮阔的大河
给他的痛苦也带着甜味

他不肯就这样默默地归去
眼神里流露出痛苦的恳求和奢望
黄河呀！黄河呀！
为什么那么遥远，隔着千年万代

吸引着一个老筏子工的追求
支撑着一块苍白的衰老的生命的天空

孙儿从河那面的县城
搞到一盘黄河交响曲的磁带
收录机放出那么熟悉的声音
紧张急促的节奏
铿锵有力的音色
粗狂奔放而又深沉凝重的呼号
空气中有风和浪的共鸣
老水手惊愕了，一缕久违的喜悦
在他那艰难的呼吸里激动——
浑浊的河水覆盖着泡沫羊粪
沉重的铅灰色的阴云压在头顶
牛皮筏子像一片落叶任风浪沉浮
旋涡吞噬了那些胆怯的生命
老筏子工光着紫铜色的膀子
冲破一排排凶险贪婪的恶浪
执著热烈充满信念的搏斗
渡到彼岸时伴着一串朗朗的笑声
把恐惧和疲倦甩在身后

老水手是个没有音乐细胞的老人
对这支曲子却理解得那么深刻
他微笑着倾听黄河娓娓动人的诉说

脸部的皱纹舒展开像六月的花朵
在音乐声中在黄河的波涛声中
老人渐渐地闭上一双善良的眼睛
嘴角上挂着一缕幸福的满足
他走了竟没有流露一丝痛苦
老水手终于伴着黄河的涛声走了
人们每走到河边
仿佛还能听到他的心脏的跳动

（1985年11月18日于塞上）

老树，牧人和他的妻子

她把老牧人抬到树下……

这是一个洒着细雨的秋天
老树的叶子竟相凋落
薄情的潮湿的秋风啊
转眼间剥光了老树的绿色
结了五十年果子的老树
即将降落的雪的洁白
命定是你晚岁的选择
那赞美收获赞美成熟的秋风
唱着令人心醉的长歌
老树在落叶中数着

一串串悲伤又凄凉的哑默

老羊工躺在沙枣木床板上
不安地经历着最后一次痛苦
忍受忍受忍受一生
最残酷的一次折磨
不幸伸出十二只手臂
掐住老羊工微弱的呼吸
他咬紧牙齿咬紧拖他走向深渊的病魔
老伴披一头白发
披着白发一样细长的悲哀
守护没有言语的老汉
献出妻子最后一次天责
真主啊
他一生伴着明丽的阳光放牧
临走时却阴雨绵绵
为什么不让他揣一颗太阳走呢
生活还欠他最后一笔光热

老羊工暗淡的目光
揭开了五十年往事的帷幕
可怜的老伴啊
苦苦地熬了一辈子孤独的生活
她的心像老牧人的影子
伴着羊群和鞭梢在草原上做梦

无边的思念牵挂忧虑
陪伴她五十年难以想象的寂寞
牧人的妻子像军人的妻子
一半是女人一半是男人
一半给粗鲁的丈夫
一半给子女和公婆
春夏秋三个季节
悬念的日子每天都是感情的冬天
草原铺满白雪的时候团聚
最寒冷的季节她的心中最热

老羊工春天走向草原时
丢下铺着羊毛毡的暖炕
丢下妻子期盼的眼神
丢下二百多天的家务和农活
那静静的孤寂的光阴
比纺不完的羊毛绳还要漫长
她没有抱怨叹气的时间
一睁开眼睛就拼命般地劳作

老牧人在弥留之际
挣扎着最微弱的呼吸
感受人生最后的痛苦最后的安乐
寻觅即将化作云烟的思索——
每年他只有三个月

尽情地享受女人的温柔
每年她却有九个月
独立地支撑沉重的生活

老牧人深深地忏悔
流出他这一生中的第一行眼泪
那是在一次批斗会后
他无端地打了他善良的老婆
原谅吧原谅他吧
一个粗鲁却正直的大西北的牧羊人
他伴着妻子的恩爱和勤劳
结束了自己生命的跋涉

牧人的妻子没有眼泪了
她早已习惯了忍耐的沉默
她后悔总是骂他喝过酒
后悔去年冬天没陪他去呼和浩特
她在悔恨中端来一盆温水
最后一次给老羊工洗干裂的手脚
满栏的洁白的羊群
是老牧人留给她的洁白的爱
她咬住了哭泣声
她知道丈夫一辈子鄙视软弱

在深沉的悲哀中
她隐隐地有一丝满足
她和老羊工生活了一辈子
谁也不曾给良心留下过遗憾
像那棵被剥光绿叶的老树
结了五十年的硕果

（1986年6月13日改于塞上）

老泥水匠的梦

马六十无常（去世）了
全村最老的泥水匠无常（去世）了
他没有妻子没有儿孙
打了一辈子光棍儿
只留下一把孤独的
盖过无数房修过无数桥的瓦刀
和乡亲们两腮泪痕……

他生前很少说话
沉默得像一座山峰
临终时也没留下一声呻吟
他揣着山里人的痛苦走了

揣着一个儿时的梦

埋葬他的那天
难得降了一场细雨
浇湿了他干渴的灵魂
乡亲们给他立一块碑
一块无字碑
如同生前沉默的亡人

这山村没有人识字
那座象征尊严象征文化的清真寺
老阿訇只懂得些许阿文
马六十积攒了二十年血汗
要亲自盖几间学堂为山村
打开那扇关闭知识的石门

一个老泥水匠一辈子的梦
死后才感动了乡亲
多么羞愧多么遥远的山村啊
竟没有一个会写碑文的人
马六十闭上了眼睛他多想看见
那些戴小白帽的孩子
背起书包去收获学问

（1987年8月草成）

牧羊人的葬礼

牧羊人活了七十三岁
却再也熬不过第七十四个冬天了
（七十三八十四是个坎儿）
像大青山在人们的心中突然崩颓

安葬老牧人的那天早晨
整个大草原都浸润着泪水
唢呐声哽咽着人们的喉咙
一片淡淡的浮云遮掩着朝晖
沉重的脚步伴着沉重的心情
仿佛草原上的欢乐都在这天早晨破碎

长长的送葬队伍的影子
扯出一条草原人的长长的伤悲
女人们无顾忌号啕大哭
男人们默默地任泪水泡着心往下沉坠

所有的人都为牧羊人送葬
所有的人都对死者怀着深深的敬佩
在长长的送葬队伍的后面
还有长长的悲哀的羊群尾随

绿洲，赞美人生的诗

腾格里啊
没有一件遮体的衣衫
无垠的沙海
掩埋了生命的热恋
掩埋了祖先的光荣
一年一年，一岁一岁
守着一场刮不到头的暴风

一座活动的木屋
比骆驼刺还要孤零
一位年轻的诗人
揣着一部精装的“艾青”

当了腾格里的治沙员
从瀚海深处打捞诗情

我向他索取一首新作
一首开拓大漠的虔诚
他惭愧而又激动
轻轻地打个唉声
取出一册绿皮子小本
没有写过一行字
洁白像他的心灵

那深沉冷峻的面孔
掠过一丝欣慰的笑容
他从大漠的深处
采回一株沙打旺
一颗珍贵的绿色生命

一株多么珍奇的植物
每片叶子都楚楚动情
啊，这不就是一首诗吗
一部腾格里的《草叶集》
赞美意志与自然的拼搏
记载下有追求的人生

（1984年6月于沙坡头）

骆 驼

叮咚！叮咚！
迈出庄严持重的脚步
漫漫的时间
悠悠地消磨
历史是个急性子男人
对缠足的妻子无可奈何
那支古老的歌儿
还在唱，还在唱——
“稳妥！稳妥！”

迈出千古不变的步子
似乎只有昨天才孕育美德
不爱慕青山秀水

不厌烦荒凉冷落
贫穷的儿子也该是贫穷
安贫是最光辉的品格
于是，它在唱——
我父亲和父亲的父亲早习惯了忍饥挨饿……

迈着多么沉重的步履
永在一条水平线上跋涉
没有不满足的追求
没有不觉得荣耀的生活
有人说这是谦逊
有人说要甘于寂寞
让所有的欲望的河床
在知足的幸福中干涸

叮咚！叮咚！……
多少代文人墨客
为昨日的奇迹和光荣
谱一支没有尾声的赞歌
叮咚！叮咚！
这节奏吸引了睡神
与时代和祖国的步伐
像电子琴与编钟般难以谐和

（1981年夏于北京雅宝路）

雪 夜

盼了很久很久了
盼望落一场真正的大雪
雪终于被盼来了
比希望的还大
他只在一瞬间有一丝笑容
随着又皱起眉头

他和大他三岁的老伴
对坐在羊油灯旁
听破窗纸报道冬天的世界
听忽闪的灯花
诉说死亡的故事

卷莫合烟的手指颤抖着
那么笨拙僵硬
像被暴风雪麻木了的铁棍

雪整整下了一夜
他和老伴在羊油灯下劳作了一夜
没有说一句话
老两口谁也不愿打破静默
他们的眼神在说话
他们彼此领悟
对方心头的疑惑

他终于坐不住了
黎明前喝了几大口白酒
使劲扎了扎蓝腰带
朝老伴深情地点点头
她没有任何表情像一座塑像
让他去心痛
不让他去心也痛

他骑上那匹白马
在白茫茫的雪野里驰骋
失去诱惑的季节
寒冷涂改了牧人心中的颜色
然而暴风也是音乐

于是他不再寒冷
仿佛听见一个男子汉的
喊声

神奇的套马杆
征服了最烈性的铁青马
征服了冬天和大草原
多像三十年前的他
和暴风雪游戏
草原上一多半姑娘
被他俘虏……
他欣慰地笑出声音
牧人的儿子个个像父亲

（1989年春追记于锦州）

他们也有过二十五岁

他们也有过
黄金般的二十五岁
他们也有过
爱别人和被别人爱的幸福
他们也有过
充满浪漫色彩的选择……
在共和国招唤他们的时刻
理想尊重了生活
怀着二十五岁的骄傲
选择了腾格里沙漠

为一棵骆驼草
在排斥生命的腾格里扎根
他们放弃了一生只有一次的蜜月
放弃了山清水秀的诱引
岁月偷走了治沙人的青春
也偷走了彷徨懦弱动摇
凭着对绿色的虔诚爱恋
他们同骆驼草一起
成了腾格里第一代注册居民

开来了一列一列的火车
像当年他们骑着双峰骆驼
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自上海北京
也是一伙二十五岁的治沙者
治沙站瞪着惊奇陌生的眼睛
迎接二十五岁的朝气
迎接二十五岁的选择

欢迎会开得很朴素
只有一篮半酸半甜的苹果
人们期待着这种场面常有的激动
期待着那些专家学者们
向二十五岁的后生讲些什么
可是谁也没有开口没有开口
谁也不愿打破比语言更有力量的

沉默
没有人用苍白的口号代替思索

是啊珍惜二十五岁吧珍惜吧
也许二十五岁是人生真正的起跑线
它是花蕾的终点站
它是果实的始发站
二十五岁也许仍是生命的一张白纸
正需要爱情蘸着汗水染色
一列长长的火车
在腾格里的微笑中停泊

回族妇女

戴一顶白帽
像一轮满月
你，多清白呀
心灵比羊奶子纯洁

昨天，一层盖头
把个大千世界隔绝
看自己男人一眼
也要等待寂静的深夜

今天，你走出屋笼
睁大眼睛看世界

卷起裤腿走在人群中
同男人们携手创业

唱一首“花儿”吧
让生活与音乐更加和谐
笑声也属于你了
——西北高原的回族大姐

（1982年3月11日于贺兰县）

葡萄女

从长长的绿荫里走来
从葡萄沟的甜蜜中走来
走来一群劳动后的欢乐
走来一群摘葡萄的女人
长长的发辫长长的藤蔓
牵着一串串五彩夕阳
吟着一首首诗

她们挺高隆起的胸脯
晚霞在耳环上低语声声
黄昏从古老的清真寺
悄悄走进生活的恬静

走进盛满笑意的酒窝
走进摘葡萄女人的心中

她们是饮天山雪水长大的女人
她们是嚼葡萄干长大的女人
她们的歌唱得很出色
她们的舞跳得很出色
她们爱笑也爱哭
她们充满着美好的幻想
睡梦里常常把自己唱醒

摘葡萄女人走出葡萄沟
大大方方又说又笑
走出结满汗珠结满相思的葡萄沟
从沉思的葡萄架下走进
没有寂寞的家没有寂寞的幽会
热瓦甫的旋律很像生活的节奏
她们有数不清的乐趣也有数不清的忧愁

葡萄女用各自的梦编织藤蔓
吊起一串串太阳一样的果实
吊起一串串月亮一样的爱情
买不到名牌彩电她们苦恼
买不到高统皮靴她们苦恼
她们最苦恼情人没有考上大学

她们从绿色的劳动中走出来
她们从甘甜的劳动中走出来
她们好像一点也不感觉疲劳
等待葡萄女的是一顿香甜的晚餐
是坎儿井边隐藏的小伙子口哨
是四十瓦日光灯照亮的技术夜校
是新闻联播后的天气预报……

唱“花儿”的女人

戴一顶清洁的满月
照不亮深沉的目光
照不亮楚楚动人的嘴角
盘膝坐在盛开马兰花的
四月的草原上
一遍又一遍唱那首古老的“花儿”
像忧郁的河流
让老牧人掉泪

已经走得很远了
那支绳索拴牵的驼队
步履悠悠

驼铃悠悠
向着遥远向着不可知的财富
寻觅鄙视宝贵又不保护贫穷的真主
“花儿”追逐驼铃
驼铃在风沙的呼号中
品尝离愁
刀子也割不断的离愁

拉骆驼的汉子
也头戴一顶白帽
是一只放飞的鸽子
于茫茫瀚海深处欲飞欲落
仿佛听见了牵挂的旋律
听见了亲人的祈祷
那感情持重的“花儿”
是唱给她的男人
还是唱给她的相好

听不清“花儿”的词句
只感觉到风中
有阵阵缠绵哀怨的曲调
像是诉说离别的痛楚
像是为远行的人祝福
女人尽情倾吐内心的孤零
似乎吐尽了五脏六腑

她终于掏出那方大红色头巾
挥舞挥舞挥舞……
那是夜晚也揣在怀里的信物

“花儿”只有两句歌词
两句歌词在大草原上空跌宕反复
一首悲悲切切的祈祷
一首老掉牙的歌谣
多少辈人唱过它
感动过多少辈人
低沉的旋律回忆一个残梦
回忆那个骆驼驮走的心跳

她不是大西北的女人

她不是大西北的女人
出生在天府之国的一个山村
饥饿夺去了她女性的深情
丢下故乡丢下故乡的母亲
在陌生的大西北落脚扎根

一个老实憨厚的西部男人
无私地给了她怜悯温存
从此四只手撑起了生活的艰辛
逃荒的悲哀印在心灵深处
故乡常在梦里抚慰游魂
从黄土地里抠出辛劳的温饱

求生的欲望联结起两个落差很大的命运

她学会了揪面片学会了纺羊毛绳
讲起话来已经是地道的西北口音
她说土坯房子是最温暖的屋
钻天杨比所有的树木英俊
那个总忘记洗脚的放羊汉子
有一颗比羊奶子还纯净的心
生活过得真快真快呀
离开母亲做了两个孩子的母亲

五大洲都闯入了西北人的生活
十四英寸的电视机把世界拉近
她看见故乡仿佛还看见了母亲
宁静的生活荡起了隐隐波纹
一个早晨一个没有出太阳的早晨
大草原传出一则悲凉的新闻
她揣上三百元钱远走高飞了
那个不是大西北土生土长的女人

如今那总忘记洗脚的男子汉
吃手抓羊肉也不香了
好像阴霾的天空再没有晴朗
好像时间就停滞在那个没有出太阳的早晨
烈性的白酒陪伴他度过寒夜

她毁灭了那个老实憨厚的西部男人

人们说，这女人太无情
人们说，这女人心真狠
人们说，她不像个没良心的骗子
为了自己的母亲就忘了自己也是母亲

那男人每天都站在山岗上张望
那男人每天总盼着邮差送信
坚信她还有回来的一天
大西北毕竟留下了她的两条根
他总觉着黄昏的太阳并不是光明的死亡
熬过夜的黑暗将会跳出一个崭新的早晨

（1983年秋于青海—甘肃途中）

给老清洁工

（扫啊、扫啊、扫啊……）
头顶着星星，脚踏碎晨露，
当朝阳染红道旁的沙枣树时，
你才伸伸腰，抹掉满脸汗珠。

（扫啊、扫啊、扫啊……）
你的手磨细了多少扫把，
你的扫帚清除了多少垃圾，
如今你已经扫白了一头黑发。

（扫啊、扫啊、扫啊……）
在这个城市里你最先看见黎明，

你虽然披着满身尘土，
你的生命却永远年轻。

（扫啊、扫啊、扫啊……）
老清洁工热爱自己的道路，
“条条道路通向麦加”，
路上的行人默默地给老人祝福。

（1963年11月23日 于银川）

给一位老羊工

一件没吊布面的老羊皮袄
一个铝水壶
一把从父亲手中传下来的三弦琴
还有半袋子掺了盐的炒面
伴着老人走遍半是冰雪
半是鲜花的草原

每一天都是在月光一样的
缄默中度过
做一辈子牧羊人
或许会渐渐地忘记了语言
同心爱的羊羔子说话吗

那不过是抒情诗人的一种浪漫

多么宝贵的三弦琴呀
牧羊人最忠实最倾心的旅伴
有多少感情
有多少心事
老牧人要对三弦琴述说
三弦琴也会与暴风雨交流情感
于是牧羊人看见了世界
看见了只有他自己才看得见的
明天的草原

（1990年春追记于辽西）

第二辑

男人，远山和酒

男人，远山和酒

那男人咬掉瓶塞
喝下一大口高粱酒
喝下那
几千年烈日与火的馈赠
然后默视远山
远山苍茫如烟如黛
远山是几代人艰辛的旅途

远山的路
过早地量完了父亲的人生
透过寒冷的夜色
父亲凝望着儿子

步履艰难地向远山走来么
雪野不时滚动着白色火焰
就像高粱酒般的诱惑
男人的生命也将走成
一抔黄土
肥沃远山
父亲不会寂寞

男人用剽悍的温柔同女人告别
接过女人怀中的孩子
接过骨血和延续的生命
为了不期的远山之旅不会失落
应该让儿子学会山民的古歌
男人呷一口烈酒
喂给了儿子
细看儿子怎样痛苦地
慢慢舔干父亲的体温
男人欣慰地笑了
无限感激地亲一口流泪的女人

男人默默地饮尽一瓶白酒
把山峰般的爱留给妻子
转过身毅然走向远山
走进父亲走过的生命之旅
踏上那条属于山里人的道路

远山啊苍茫的岁月……

远山啊伟岸的背影……

一部大书

草原是从哪一天开始荒漠的
似乎没有记载
也无人说破这个秘密

黄沙是怎样蚕食绿色的
因为没有人惊恐
便不曾引起生活的警觉

于是，生存与死亡陷入风暴
消亡了彼此间的距离
为了求生，为了连孩子也看得见的利益
人们征服草原改造自然掠夺土地

金色的谷粒给过人们瞬间的满足
饥饿叫理智再不怀疑“难得糊涂”
草原只剩下眼泪了，没有露珠
牧民们无奈地承受自然界的报复

一代又一代男人和女人
与牛羊为伴，与水草同根
他们生于草原也死于草原
以生命的代价换来历史的觉醒：

得到草原的将得到世界
失去草原的将失去世界
草原兴衰与人的存亡攸关
生态建设关系着民族的命运

于是，男人们埋葬了忧愤
于是，女人们擦去了泪痕
勇敢地向风暴的贪婪挑战
鄙视愚昧与虚幻的诱引

像咽下烈酒似的咽下风暴
一颗颗绿色精灵浸着汗珠播种
把阳光雨露统统播进草原
播下先人与后辈共同的梦

草原在喜庆中沉默了……
在绿茵茵的繁衍中沉默了……
在风暴的疲惫中沉默了……
男人和女人唱起远古留传的长调

古朴的安宁与欢乐同驻心底
死亡在固执与失望的边缘退缩
牛群羊群马群如一群无忧无虑的孩子
天空再也不见了昏暗浑浊

黄沙是怎样蚕食草原的
牧人的后代将把这个秘密披露
草原曾怎样驱逐了荒漠
一代牧民撰写了一部生态文明的大书

辽西不了情

不论大漠的雄浑烟尘
渲染多少大西北的岁月
三十年前
那抔医巫闾山的热土
总时时烫着记忆

哪一个日子是归期
双足沿着心的轨迹
踏上给过我生命
给过我尊严给过我叹息的
黑土地!

为了信念而爱
为了爱再一次离乡背井
告别孤烟长河的诗境
捧回粗犷苍凉陶冶的成熟
去亦五千里
归亦五千里

我终于惊奇地发现
那缠绕记忆缠绕思绪的
辽西歌谣
那首我童年学步的山歌野曲
伴着坎坎坷坷跌跌撞撞的足迹
伴着闾山凌水的呢喃
早咏成一首生命的交响诗

雁阵东行
掠过长空
青纱帐勾起我平沙莽莽的爱
辽西热土一如往昔情怀
卸下风沙抽打的崇敬
拾起光阴流逝的装载
感情倾斜脚步倾斜
今生不再于无边的遥远徘徊

那个年深月久的诺言
不曾丢失不曾暗淡
那活跃三十年的幻梦
没有破灭没有弓弯
一夜间汇成一条大河
汇入维系大半生的血缘
于生命走进晚霞的一瞬
遥远的游子投进风景投进宿愿

（1998年春于义县）

关于那场迟到的春雨

——连续一百二十天干旱以后终于盼来了
一场春雨

雨终于来了
凝聚着男人和女人的汗水
凝聚着生活和童话的智慧
凝聚着许多梦许多遗训
许多辽西黑土地的潜在意识

雨终于来了
在那个马莲根即将死去的早晨
种子的萌动力已经垂危
你伴着风伴着雷的仰天长笑而来
或许是乡亲们虔诚地祷告

感动苍天流出了热泪
或许是老榆树的叹息长成陶醉

遍地黄牛吼喊
遍地人声鼎沸
辽西的土地是有耐性的
辽西的农民比土地更有耐性
撒下一粒种子
撒下一个音符
黑土地埋下一首首粗犷的野味的小曲
一个秋天才成熟的丰岁

让大凌河去唱
让绕阳河去唱
让女儿河去唱
唱给医巫闾山听
唱给大虹螺山听
唱给那些祈祷春雨的老人听

不知道山那边的老北风
是不是也会唱这支曲子
不知道河那边的死榆树
听懂听不懂这支曲子
种下勤劳终将长出希望的花朵
人心不累土地不累

春旱的儿子不一定是秋旱
深信自己的海量高举起胜利的金杯

（1990年春于大凌河畔）

心向辽西

惊回首
大漠系不住我的归情
早已匆匆隐去
眼前叠叠关山滔滔长河
是扯不断的岸线
不尽绵延不尽绵延
还有何物能捺住归去情思
东行之路啊
仿佛命运之桥越走越宽
也越走越远

脚下
依稀是走向身后的昨日的足迹
以被扭曲的意志
记载不情愿苍老的年代
我曾一千次一万次翘首东望
确信医巫闾山肩头的弯月
再也勾不住沉重的思念了
于是我把人生埋进大漠
用生命培植心中的沙枣红柳

心向辽西
走在东行路上
凌水荡荡牵动迟迟归来的帆影
流淌了几十年的眷恋啊
步履艰难的长途旅行可曾疲倦
笔架山的传说或许
于最后一章又续了几节新风景
身后的胡杨林动容了
催我扑向辽西怀抱
催我在滚烫的黑土地上
再次根植成熟

（1990年7月改于锦州）

好一片黑油油的土地

好一片黑油油的土地
一片很神圣的土地
也是一片荒凉的土地
很久很久没有降过雨了
很久很久没有梦见过
葱翠的勃勃的生机

我曾经那样渴望阳光
渴望阳光的温热阳光的明丽
憎恶乌云
乌云象征不祥和厄运
是大自然背运时的哭泣

直至那渴望被火一般的太阳烧焦
河水在光明中化作气体
直至听到庄稼人绝望的哀叹
禾苗即将失去绿色的记忆
我开始怀念遥远的乌云了
怀念乌云那些水汪汪的儿女

有一天庄稼人的愿望终于满足
乌云洒落价值连城的春雨
大凌河又载满一路歌声
种子从黑土壤里拱出遍地新绿
假如那乌云胀破肚子
假如那喜雨有过盛的精力
五谷一片片地醉倒了
大凌河爬上年久失修的坝提……

我或许又要祈祷阳光
又听见庄稼人同样凄惨的叹息
于是我承认了
老天爷是个很难很难的差事
或许他也有一肚子委屈

（1990年4月27日锦州）

伴着春雨的雷

你应该五月六月才来
大自然也居然有了超前意识

四月一向都不沉默
何苦再横添一串沉闷的鼾声
老爷岭做过许多梦
第一次梦见庄稼人的痴情
沉沉的鼾声能不能唤醒沉沉的鼾睡
唤醒皓皓日月唤醒皎皎云影
庄稼人的梦已经干裂出口子了
怎么总梦不见化肥厂的烟囱

人们说雷声大雨点也大
听见雷声就相信听见了雨声
雨水不会被人们倒买倒卖
那玩意儿只有老天爷独家经营
庄稼人特喜欢雨
庄稼人不喜欢风
风把雷声送得很远很远很远
谁不为雷鸣的震撼而肃然起敬
风有时却收受人们的贿赂
让雷公背了许多黑锅许多骂名

今年是马年
牛马年好种田
春雨超前于沉闷的雷声而到
浇湿了辽西大地浇绿了山山岭岭
净化了粉尘飞扬的大气
也净化了化肥厂的烟囱
庄稼人梦见一轮十六的月亮
椭圆形的明月不是零

（1990年4月7~8日于大凌河畔）

阿陀岭的早晨

阴云飘过阿陀岭的夜，
浓雾化成黑夜的眼泪。
炊烟好像黎明的旗帜，
欢呼五指山迟到的光辉。

贫困还在最后抓住黎家灶头，
动乱的影子还没从目光中完全隐退。
老爹向我诉说那泪水浸湿的岁月，
我却只能用沉默给他安慰……

黎族少女在南圣河洗涤筒裙，
洗去了污垢，也洗展了愁眉。

生活像河水又掀起了浪花……

黎家小院又充满生活的滋味。

（1980年10月7日至那达途中）

我就要离去

带着黎家送我的竹笛，
带着刚学会的几句黎语，
带着鹿回头的贝壳和红豆，
带着阿兰深情的歌曲，
带着满嘴椰汁的香甜，
带着四季常青的友谊，
带着长久长久的回忆……
海南岛，我就要离去。

海南岛，我就要离去，
留下的不只是苍白的诗句，
留下一颗回族人的心，

留下无数思索的足迹，
留下美好和真诚的祝愿，
留下快乐和痛苦的泪滴，
留下一个个天真的问号，
留下我刚揭开一半的谜底……

我还不到夕照的年纪，
你也刚焕发青春的生机，
我还会重渡南海畅饮万泉，
看你可变得像传说一样美丽。
老松[①]有了送给兰花的槟榔，
德温不再用爱情换一斗白米，
笼外[②]代替了祖宗留下的茅棚，
我也要解开那剩下的一半谜语。

（1980年10月于海南岛）

---

①“老松”是黎族男青年常用的名字；“兰花”“德温”都是黎族女青年的名字。

②“笼外”系黎语：瓦房。

橡胶树，你流的是什么

橡胶树，你流的是什么？
像贞操一样洁白。

是昔日的泪吗？
哭诉那江河倒流的年代。

是大地的血吗？
染红漫山遍岛的花海。

是母亲的乳汁吗？
养育新岁月和它的未来。

是芬芳的蜜吗？
让人们忘却黄连似的十载。

是黎人的汗吗？
把绿色却贫困的大地灌溉。

是天上的露吗？
滋润人民的智慧的天才。

不，你流的是希望，
你流的是信赖！

是无限的情、无限的爱，
是载着中华民族腾飞的轮胎……

（1980年10月于海南岛）

我摘下一串马奶子葡萄

我摘下一串马奶子葡萄
摘下拓荒者成熟的理想

这里曾经是一片沙漠
一片没有生命的荒凉

拓荒者用大颗的汗珠
浇灌过绿色的希望

一条细嫩的葡萄藤蔓
爬进多少拓荒人的梦乡

我摘下一串马奶子葡萄
一串拓荒者沉甸甸的汗珠

收获一个熟透了的梦
一串甜甜的生活的向往

（1983年秋于乌鲁木齐）

阿房宫遗址游感

五十二万平方米的威严享乐
仍在诉说历史的宏伟壮阔
五十二万平方米的皇宫废墟
给今人留下一片坍塌的寂寞
五步一楼
十步一阁
伴着秦王朝的奢侈悄然沉落

残基拉长了白日的阴影
阴影里可隐藏着大兴土木的狂热
上天台潜伏黑夜的哭泣
后来者总怕比祖宗示弱

阿房宫的残基上生长楼堂馆所

满目是残缺的繁荣残破的历史
杜牧的文采留下许多思索
祖宗给后人的有无数精华
祖宗给后人的有无数糟粕
让那些该死去的永远死去吧
让那些该复活的长久地复活

（1985 年成于西安
1988 年改作）

登炳灵寺169窟栈道

登上去，登上去，登上去……
登上去就一步跨进了天堂
遥远的天空　静谧的天空在背后
狭窄的木梯贴着登山鞋底眩晃
一尊尊石佛微笑的额头嘴角
托着片片破碎宁静的阳光

天堂总是立于高不可攀的所在
古人用金子和匠心镌刻着思想
登上去　登上去　白云和天空靠得最近
最痛苦的土壤生长最幸福的欲望
你可听见那穿云的石錾声音

远古的余音给后人提供了再现的空间
生活少不得攀登也少不得想象

艺术和迷信双双成为不朽的杰作
供后来者信奉，供后来者瞻仰
需要安慰的到这里讨取一份安慰
需要报偿的到这里祈祷一份报偿
也许艺术是人性和理智的宽银幕
常常要借助迷信的黑暗影像

攀登并不永远表示向上
向上也不完全意味靠近天堂
愚昧有时也坐在高位上洋洋得意
只有踏过愚昧才会游进智慧的海洋
登上去，登上去，登上去……
不是跌进地狱就是跨进天堂

（1985年10月于临夏）

问半坡遗址

是的，只有五万平方米
一个小小的村落
云和雨拥挤在一起
男人的蛮横
女人的多情
这就是一个世界吗?
只有五万平方米了
可容得下一个民族的血迹
可容得下那么多耻辱和光荣

远古有没有战争
祖先也常常祈祷和平

食兽肉长大的勇士
并没有染上兽性
石与竹箭是武器的祖先
也是生存的智慧之星
从哪一个流血的日子算起
精明开始枪杀聪明？

那些精心刻在陶器边沿的
单纯重复而又有规律的花纹
是不是记事的符号
人类最初的文字
记载的是一个口号？
记载的是一次意义深远的辩论？
或许是一场同大自然的搏斗？
或许是一次虔诚的祭神？
或许是为子孙后代刻下的教训？！

一步一步
一个太古老的民族
背负也太沉重
艰难地跋涉跋涉
怎肯停留在“半坡”
一盏岁月的灯
斜挂在历史的中途
是照耀后来者

还是给自己镶嵌光荣
啊！带着怀古幽思而来的人们
你可听见了
那个六千年前的声音？……

（1983年5月于丈八沟）

永泰公主的悲哀

一个没有微笑过的少女
短短一生伴着无边寂寞
青春像一块沉入海底的石头
岁月咀嚼你整日闷闷不乐
金银珠玉张开无声的利齿
生命被一分钟一分钟咬破
多么可怜的小姑娘
伴随十七个郁郁清秋坠落

紫红色宫墙隔绝了一个世界
裹紧少女命运的是枚蛋壳
比平民百姓安逸富贵吗

去哪里寻觅平常人家的自由欢乐
多么富有的贫穷啊
多么危厄的幸运啊
你的保护者是枚蛋壳
蛋壳只需两个指头掐破……

我走向永泰公主的墓室
走向远离春光的永恒缄默
陪葬的珠宝仍隐隐闪光
棺木上刻满了秋风萧瑟
一个女人的故事只有十七岁
一个公主的命运比纸还薄
物质用富贵填饱看得见的生活
享受则无情地制造精神饥饿

一个没有微笑过的少女
一个用悲哀饲养的快乐
时间埋葬了历史的记忆
并没有埋葬她的痛苦
她留给这个世界的深深的遗憾
十七年不曾感受人间烟火
如果这样的富贵是唯一的幸福
我宁肯把贫穷作为终生选择

（1983年5月于西安）

天坛砚

你是远古岩浆的凝固
凝固成灰褐色的石头

不肯做一块记满功德的石碑
碑文欺骗后人是一种犯罪

你不肯做一块磨刀石
（磨屠刀磨菜刀由不得你选择）
英勇献身却一辈子不辨是非

你不肯做一块脚踏石
终日为那些显要的鞋子谄媚

你不肯做一块供人攀登的阶石
常有势利小人踏他人肩头爬上尊贵

于是你心甘情愿地做一块砚石
在芬芳的墨香中沉沉陶醉

笑看一张张洁白的宣纸
描绘出有声有色的山水

一篇篇言情言志的诗文
给人真给人善给人美

当然那也可能是一篇悲歌
给人们以力量也给人眼泪

你义无反顾地做了天坛砚
不怕香墨把好看的花纹染黑

建筑之诗

土楼是一首建筑诗
词与词之间倾注美学的冲动
语句与语句之间
叙述哲理和许多感情

客家人在建筑中表达想象
留下那段历史的生命
土楼也给后辈讲解回忆
人的童年最富于创造激情

我自从造访过一回土楼
常常在深夜梦见永定

许多土楼里的故事传说
剪辑了一部意识流的电影

每个镜头都是一首哲理诗
建筑家演绝了客家人的智勇
每个画面都是一部交响乐
设计师塑了一段历史的巅峰

圆楼是一首圆舞曲
方楼是一道方程式
天圆地方构成巨大的空间
诗和音乐组合了美的圣殿

第三辑 塑像

塑 像

你的瞳孔里蓄满阳光　蓄满火光
衣襟还裹着那场恶战的风暴的乐章
向来这里的游人讲述战争故事
讲述那个冬天从战士血管里迸出的朝阳

脊背上落满硝烟驮负着一个时代的期望
谁献的一束鲜花飘溢着令人回忆的芬芳
你的人生最后一段生命最后一缕目光
走进孩子的梦境走进太阳的辉煌……

暴风雪无声地远远逝去枪声已经衰老
留下嘴角上的微笑在春天的暖风里闪亮

也许这就是一代人追求了一生的幸福吧
颗颗心织成鲜红的衣衫穿在共和国的身上

你的弟弟妹妹们已长成即将退休的老人
战士的青春却不曾被北方的大雪埋葬
这座城市不老这片土地不老北方不老
你披挂全副武装守卫着共和国不老的晨光

（1988年11月于锦州）

在大厅的水磨石上

我站在大厅的水磨石上
真想在他们倒下的地方大哭一场
难道已经没有眼泪了吗
难道连眼泪也变成了幸福的蜜糖

在生长苹果树结满苹果的绥中
在海风吹动银帆将要远航的兴城
在阻击流血阻击死亡阻击黑暗的黑山
在埋着炮兵之父忠骨的义县城东
我痛哭过那些已逝四十春秋不知名的战友
我哭那些永远活在共和国心中的英灵

不记得这里已经下过多少场暴雨了
牺牲者的鲜血始终也冲刷不净
历史有一千种一万种声音在这里交叉
你们临倒下时那声呼喊却久久长鸣
人们每撕完一本日历的时候
总期盼着再一个记满你们功绩的日子来临
那是流血的日子痛苦的日子
胜利和欢笑的日子

你们沉默着倾听有没有熟悉的脚步声
你们睁开眼睛
看自己血染的土地生长的可是鲜花
可是五谷可是旗帜
谁也没有权利摧毁这善良朴素的愿望
谁也扑不灭烈士鲜血点燃的黎明

（1988年10月于锦州）

雪花也是一种花

已是降雨的季节了，又飘落雪花
雪花也是一种花
落在墓地，没有吵醒长眠的逝者
只有感激的心情
伴着叫不出名字的野草一起发芽

我怀着敬意为爱而来
捧着火一般的玫瑰和火一般的山茶
生命像铅块般沉重浸在苦水里
你们在枪声中火光中举起黎明

这些大地的儿女是你们的梦
以你们的血染成与旗帜一样火红
在我的日历上每一天都是清明
怀念那些眼睛又熟悉又有些陌生

与你们同眠的还有董存瑞……
一个名字化作一股暖人的春风
谁记住这些生命谁不会掉进黑暗
谁忘记这些生命谁注定遭到报应

烈士陵园的一角

在烈士陵园的一角
有几盆金菊含苞欲吐
人们忆念那最光荣的一刻
用忠诚用生命写下的幸福

盖在尸体上的是军旗鲜花
是染过英雄鲜血的黄土
花朵的芬芳虽不会天长地久
军旗的光辉却伴随春风永驻

不能忘却那些死去的将士
不能忘却先烈们临终时的叮嘱

别把前人的旗帜当做遮羞布
烈士的目光几抔黄土埋不住

谁播下了什么样的种子
无言的墓碑像天上的星星心中有数
谁欺骗了戴红领巾的孩子
他的灵魂将在地狱里终日受苦

请用你的右手按住跳动的胸口
请你真诚地看一眼这片陵墓
问一声自己可真的问心无愧
敢不敢说“我是个合格的公仆”

一曲不寻常的战争的壮歌

——回顾辽沈战役

一曲不寻常的战争的壮歌
推出一座震惊中外的名城

那个遥远的冬天啊
中国那么苍白
辽西的大气骤然凝重
急促的呼吸聚集于锦州郊外
解放军的炮群愤怒了
敲响了一个王朝的丧钟
寒风在炸雷中痛苦地抽泣
一座英雄城市在胎盘里躁动
松辽大地震颤了

震颤了东北三省
历史于硝烟中找到
平衡的支撑　支撑的平衡

辽西人民
还记着那个遥远的冬天
雪特别大风特别凶
穿着胶皮袜子的团长
紧握三八大盖的士兵
在一尺深的雪地里
趴了两天两夜不吭一声
手指冻肿了脚趾冻掉了
青紫的嘴唇结一层霜冰
只有血还没有凝固
缓缓地在枪管里蠕动
忍耐最后一刻黑暗
等待准星跳出一轮火红的黎明

在沈山铁路桥西侧
敌军地堡像个喝醉的无赖
临死前要着绝望的酒疯
凭那两挺机枪也能
封锁住太阳的辐射?
二纵队有千万个梁士英
有千万个董存瑞的弟兄……

轰然巨响
炸碎一片旧世界的坚冰
满目废墟播种下解放的光明
新华社以大势所趋的口吻
播送一条预料之中的新闻
于是范汉杰举起了白旗
辽西从严峻的火光中
如期向一个新生的共和国挺进

一曲不寻常的战争的壮歌
推出一座震惊中外的名城
这城市的子子孙孙子子孙孙
忘不了那个遥远的冬天
忘不了那个冬天的早晨

（1987年2月于锦州）

总攻前在指挥所

枪声向辽西逼近
黑夜给雪野设计残酷的风景
所有的星星
都凝视那座平平常常的
辽西民房
那里的灯光昏暗
白昼已经失去平衡
司令员很年轻
政治委员很年轻

司令员背过灯光
偷偷地抿了两口老白干

让翻滚的心潮再次越轨
情绪比酒精更浓
政治委员信手裁一条报纸
拧一支关东旱烟
拧出压抑了几千年的风暴
然后点燃历史和欲望的
使命！

巴顿将军算什么
蒙哥马利算什么
整个辽西喧腾如瀑布
这座小小民房
反常得像吃了安眠药一样寂静
双手支撑头颅支撑起一个世界
一张脸永恒地背过黑暗之夜
一张脸始终面对灯光
寻觅黎明

匍匐在雪地里的将士
用眼睛用耳朵用手
紧张地焦急地捕捉那个命令
低垂的天空很凝重
抽搐的群山晃动时隐时现的巨影
司令员很年轻
政治委员很年轻

历史在那个遥远的冬天夜晚
让两位将军
同时白了双鬓

一声炸裂云天的号角
一个厮杀后滴着鲜血的黎明
锦州升起一轮血红的旭日
锦州升起一面血红的旗帜
一条紫红色的河
欢呼一座不寻常的土屋
这世界终于成了金黄的世界

战士惊愕地发现
司令员老了
政治委员老了
他们低哼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并肩走出低矮的屋檐
对着窗子刮胡须
这时八面来风
吹动起辽西阔大的衣襟

（1988年秋追记）

他战死在那个遥远的冬天

他战死在那个遥远的冬天
牺牲在我的身边

云，沉重得像个巨大的铅块
压抑气流　压抑呼吸
压抑着战友们的心情
漫天的雪花　静静地落在辽西
掩埋了他年轻的躯体
从太阳穴流出的殷红的热血
流着烈士
对生命的执着与最后的眷恋

我捧起他血肉模糊的头
紧紧地抱在怀里
没有泪水　没有哭泣
只有惋惜与崇敬

他不是叱咤风云的英雄
只是东北野战军中的一个
普通士兵
这是他第一次参战
打第一枪时还有些胆怯
体验着，实战与打靶的不同

他父亲是位苦大仇深的农民
土改翻身的雇农
手捧着镶在镜框里的土地证
眼含泪水和希望
送子参军

他在唢呐声中戴上红花
肩扛五尺钢抢
倾听父亲语重心长的叮咛：
“这枪是乡亲们对你的信赖，
你肩上的担子，
比医巫闾山还重！”

他只在这个世界上活了17年
人生的许多乐趣，许多滋味
都没有来得及品尝
没有逛过都市
没有跨过校门
没有下过馆子
没有照过相片
没有过过生日
没有端过酒杯……

牺牲前
他还与我同嚼一个
冻成冰蛋的馒头
他总以乐观对待困难
吃冻馒头时
打趣地说：
“咱们也学阔佬吃顿冷宴。”

他在那次大决战中献出了生命
牺牲在共和国诞生的前夜

战前动员时
他想到过可能阵亡
也想到，很快就是新的一年
又该长一岁了

他埋怨自己太不争气
参军半年多
还没给家乡寄过立功奖状
练兵打靶
有一枪只打了6环
给老父亲写信
压根儿也没敢提打靶的事儿

他战死的那天
我与他始终在一个战壕里
命运的一次偶然安排
让他永远定格在17岁
那天，是他战死
还是我阵亡
完全是死神的信手裁定

60年后　我揣着隐隐的不安
回到这座城市
心头百感交集
这座城市
还会记着一名普通的战士吗？
或许年轻人并不知道
历史上还有那样一个寒冷的冬季
雪夜里，一个17岁的小战士
嚼着冻成冰蛋的馒头
离开了人间

朱瑞将军

他骑一匹并不高大的战马
马蹄踏碎凛冽的寒风

飞雪，落在将军的身后
炮群，跟在将军的身后
坚毅冷峻的眼神
穿透战尘
死死地盯着那座孤城

永不卷刃的利剑
永不入鞘的利剑
那是成千上万炮手的期盼

那是炮群翘首以待的军令
那道军令
凝聚着五万万民众的命运
凝聚着一个民族热望的光明
凝聚着西柏坡由衷的信赖
凝聚着一位老人的叮咛

共和国炮兵之父
坐骑四蹄生风
炮口仰天长啸
那只撼动山岳的手终于指向孤城
一发发炮弹
似离弦之箭
飞向敌营
碉堡，削成碎片
阵地，炸得体无完肤
范汉杰的指挥所
顷刻失语，千疮百孔

在义县城东的田野
铁骑奔驰在辽西即将苏醒的土地上
奔驰在亘古苦难的岁月
奔驰在一个幸福的梦境

你引吭高歌
声若洪钟

迎着朝阳
翘望曙光
天因你而晴朗
风为你的神炮手歌唱
你心中描绘着中国炮兵的明天

忽然间，马失前蹄
误入敌人的雷区
一声巨响
地陷天塌
将军和他并不高大的战马
一齐倒下
倒在贫瘠而又富饶的土地上
倒在你生前为之战斗一生的
母亲的怀里

辽西终于走出颤粟的冬天
战争的废墟上
矗立起一座英雄的城市
城市倚着丰碑
我曾经有一个心愿，
到昔日的战场
凭吊当年死去的将军和战友
然而，一个头戴荆冠的诗人
该向他们说些什么？

做梦也不曾想到
四十年后
我被派到这个县任职
睡梦里几次梦见将军
梦见他在大凌河畔饮马
那匹他生前骑过的并不高大的战马

共青团以纪念将军的名义
过一次意味深长的团日
号召全县的团员、青少年
拿出压岁钱
省下零花钱
为将军建造一座花岗岩的纪念碑……

从此，纪念碑下
常常飘扬一面面共青团旗
走过一队队红领巾
朱瑞将军的英名
镌刻在高耸的碑石上
人们深情地抚摸碑文
抚摸着六十年前那场战争
（有血有泪有警示，
也有许多嘱咐与叮咛。）

不能忘啊，先辈对后人的期望
不能忘啊，一位老军人的神勇

潜伏之夜

战争如死亡一般黑暗
死神的晚礼服比夜色更黑
狂飙般的风雪
掩饰不住大地悲伤的神情
没有月，没有星
没有灯光
黎明前的寒夜
酝酿着流血

雪地上潜伏着握枪的农民
脸上落满雪花
雪化了

露出分得土地的笑容
他们的本意不想打仗
刚刚分得土地
很想置一套犁具
换几斗良种
过几天梦寐以求的
“三十亩地一头牛
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光景

可是，有人不允许他们
过太平的日子
要夺走土地耕牛
让翻身的农民
再沦为“黄世仁”的长工
为了挺直腰板过日子
为了保卫那张牵系生命的土地证
庄稼人被迫拿起武器
泪别父母妻儿
走进战争

这将是一场恶战
潜伏连担当特殊使命
潜卧在雪夜里
为蒋家王朝埋下一个噩梦
神不知，鬼不觉

将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
出奇制胜，
一支手卷的关东烟
在一双双冻僵的手指间传递
一支没有点燃的关东烟
从战士传到连长手中
烟瘾很凶的官兵
把烟送到鼻子底下
闻了再闻……
战前，连长收缴了全连的火柴
他说："就让这些火种，
去点燃决战！"

夜太冷了
太漫长了
要有一瓶"老白干"多好
让将士们血流加速
享受片刻陶醉
给生命抹一笔悲壮
使攻击的炮火愈发凶猛
然而，只有纷纷扬扬的大雪
铺天盖地
低沉的旋律
驾驭那阵阵吟啸的北风

如果能活到胜利的那一天
马上给爹娘
写一封报告平安的家书
如果一旦“光荣”了
希望给后人留下一个故事

那支关东烟
转了一圈
又传了回来
只剩下一个空空的纸筒
留下吧
留下它吧
将来给后人讲述这段历史
就从这支没有点燃的关东烟开头

那个冬天

天上的太阳还记住那个冬天
山上的黄土还记住那个冬天
那是一个很寒冷的冬天
那是一个很辉煌的冬天

战争张开长满利齿的大嘴
逃难的人流逃不出死亡的包围圈
整个北方的眼睛
在那个冬季凝视太阳的脚步
时间躺在死水塘久已停止流动
那没有荆棘的家园在战士梦里隐行
一大片黑土地长出一大片枪声

红旗
自边远的村镇向人口密集的城市飘扬
子弹织成罗网网住许多鲨鱼
流过血的男人都睁开眼睛
流过泪的女人都鼓动自己的丈夫
太多郁闷的日子
积累了一次山摇地动的震撼

从沈阳到锦州垒成一个巨大的火山口
鲜红的血将铸一轮鲜红的太阳
当旗帜插到城头时刻冉冉升起
塔山在那个雪天变成锋利的尖刀
插进黑暗的咽喉
血筑起一道长城生命筑起一道长城

一个年轻的女兵
身负重伤没有下火线
在战壕里在战友尸体的身边
用鲜血用阳光绣一面共和国的旗帜
绣着一个少女的爱情
绣着一个士兵的爱情

朱瑞将军愤怒了辽西群山颤栗
军旗在死者和生者手中传递像支火炬

点燃了闾山红霞点燃了凌水涛声
多少血气方刚的战士倒在红旗下面
他们死时很年轻他们永远年轻
他们倒下了永远地倒下了
枕着共和国的早晨

一个战役非常圆满地结束了
也结束了一段严峻的历史
那些历史故事年年月月在后人心里发光发声
不要忘记昨天不要忘记那个血染的冬季

历史将给今天许多思想许多珍重
当你疲惫的时候它会撼起生活波澜
当你黑暗的时候它会举起一盏路灯
不要忘记昨天——
那是一个很辉煌的冬天
那是一个很寒冷的冬天
山上的黄土还记着那个冬天
天上的太阳还记着那个冬天

（1990年夏于锦州）

永远的长征

长征
不是一条标语
不是一篇演讲词

长征
是生死存亡的抉择
是改变命运的万里跋涉
许多细节清晰而遥远
主题将永久凝重
永久鲜活
杀出一条血路
杀出一条生路

北上救国！

长征
革命尚处于幼小年龄
距红船起航
和南昌的第一声枪响不久
前有层层堵截
后有重重追兵
一株先天不足的幼树
毅然抗击
八面来风

长征
一部史诗用双脚写成
夹金山，生命的零度
爬过去
就翻越了死亡之岭
若尔盖，生存的绝境
走过去
就走进了黎明

长征
是一座大厦的基石
用血用肉用脊梁筑成
仅一个小小的兴国县

就有一万二千儿女
英勇地倒在漫漫途中
长征路上的每一公里
长眠一位兴国英雄

长征
沿途响彻号音和歌声
英勇的号音写进了历史
奋进的歌声融入了记忆
播下一路民族自救的真理
撒下一路火种
唤醒亿万民众的
是烈士的鲜血，是炮声隆隆

长征
是一条绝处逢生的路
那些生于苦难的泥腿子
那些死于梦想的红军将士
走出了人民军队的神圣骁勇
走出了一种精神
成为经典成为旗帜
成为中华民族的尊严与光荣
死者为之含笑
生者为之动容

长征
给后人留下无尽的财富
也留下无尽的思考……
后来人啊
不要仅仅享用先辈打下的江山
要传承“英特纳雄耐尔”的初衷！

长征
马蹄声声并没有远去
大渡桥横铁索犹寒
前仆后继未下鞍！
看前路，大大小小的雪山
梦笔山长板山昌德山达古山
虹桥山……
正挑战后来者登攀

长征
活在有良知的人心中
夹金山顶掩埋着先烈尸骨
那是人类最高耸的坟墓
烈士们睁大眼睛
看他们洒过热血的土地
播种的是芬芳的玫瑰
还是迷人的罂粟？

长征
从没有结束的长征
当你接过那面旗帜
就是承传了一种使命
当你坦言是人民的公仆
就是对先辈许下神圣的诺言
向着新世纪扬起征帆
“不到长城非好汉！”

长征
不是一条标语
不是一篇演讲词
是一种伟大的精神！



第四辑

鹿回头

鹿回头

可怜的花鹿，
被追逐到生命的绝处。
于是变成美丽的少女，
嫁给了要致她死地的猎户。

生与死转化成恩爱，
猎人与猎物结成夫妇。
这美丽动人的传说，
美化了弱者的屈服？

（1980年10月4日于海南岛三亚）

不要埋怨过去

是的不要埋怨过去
所有的台阶
都是登上顶峰
不可或缺的驿站

昨天也有艳阳
昨天也有暴雨
种子在埋进土里的瞬间
在嫩芽萌生的瞬间
已经孕育着
花和果实的梦

第一梯队流血最多
第一棒决定夺魁的命运
第一步棋至关重要
金牌
却往往挂在后来者胸前

不要埋怨过去吧
过去有过去的尊严
历史很宽容
母亲很宽容
为了跨进一步
请承受许多赞誉和许多怨言

曲折的道路

一年四季怎可能天天是春光明媚，
人生大道也不会都铺设笔直的钢轨；
百花斗妍的春天常常有风沙伴随，
万木落叶的严冬倒盛开傲雪的腊梅。

温室的花草怎经得起雨打风吹，
生命力顽强的植物很少人工栽培；
有志者把终生安乐视为生命的枯萎，
闯过骇浪惊涛的水手将大有作为。

不要把逆运看成彻头彻尾的倒霉，
霜杀过的萝卜吃起来格外甜脆；

为了后代和未来，需要交点学费，
曲折的道路，将给人更多的智慧。

（1979 年 1 月 23 日草于沈阳
1979 年 12 月 10 日改于银川）

坚强，像一株松树

坚强，像一株松树
根须紧攥着泥土

光，可以移动影子
风，可以摇撼枝叶

意志却深埋在地下
树干是不弯的肌骨

不垂涎于荣耀
不屈服于侮辱

就是流出的眼泪
也是松香明烛

（1983年4月14日 于银川）

黄山人字瀑

黄山
把自己的奶汁
分成两份
一半滋润游人的心田
一半点染遍野的秀色
留给它自己的
只是轰轰烈烈的寂寞……

（1984年秋于黄山脚下）

希 望

我真诚地希望
是一只蝌蚪
让岁月和进化
剪掉我旧日的尾巴

我真诚地希望
是一棵牧草
永远都拜倒在
奶牛的脚下

我真诚地希望
是一株铁树

寂寞地生活一世
只渴求开一次花

（1978年冬于沈阳至北京途中）

黄山松

凸隆的黑紫色岩石
瘦骨嶙峋的母亲
没有血没有泪没有视听
只有无穷尽的母爱和怜悯
她要生一个坚硬的儿子
克隆那黄山精神

那个苍老的黄昏
放荡的春风向她扑去
终于在三月怀了身孕
再造一个新的世界
黄山梦见了青春

于是挤出仅有的几滴奶汁
喂养涛声喂养渴望
喂养浅绿和深绿色的灵魂
一滴一滴地挤着挤着
挤女性的伟大的责任

你没有辜负爱的抚育
没有欺骗母亲的深情
没有抱愧岁月流逝的艰辛
终于有一天长成大树
长成令人颤栗的险峻

条条坚韧细长的指爪
扭曲的赤子情深
朝石缝里挣扎挣扎挣扎……
直至把贫血的岩石咬紧
像个抱定生活信念的诗人

沉重多情的树冠
挂满人间密集的梦
赤裸的弯曲的根
搂紧风搂紧雨搂紧母亲
支撑一片风光
支撑一片生命的绿荫

（1988年夏于义县）

夕 阳

夕阳喝醉了酒
向白昼挥手
匆匆忙忙地归去
跌倒在丰碑似的山头

夕阳破裂了
光像血一样流……
夜顿时蒙住了脸
夕阳的鳞片化作满天星斗

（1976年冬天于贺兰山下）

雪

你不想粉饰生活
却掩藏了陷阱沟壑

你的外表虽然温暖
转眼间变得冰一般尖刻

你出身是洁白无瑕的
也更容易沾染污浊

终于在阳光下化作春水
浇溉饲养生命的田禾

（1981年7月~8月）

莫愁湖畔

一

“莫愁，莫愁……”
清澈的湖水苗着微波

其实人生有欢乐就有忧愁
忧愁往往要比欢乐多

没有忧愁的人也没有了追求
追求的道路铺满挫折

没有忧愁的人也没有了欲望
欲望是生命最有亮度的颜色

没有忧愁的人也没有了奋争
奋争鼓舞弱者也敢拼搏

二

“莫愁，莫愁……”
汉白玉的莫愁女面带羞涩

我久久地在莫愁湖畔徘徊
走进了人生深深的思索

忧愁和力量是一对姐妹
人类总是在痛苦和喜悦之间开拓

忧愁是春风春雨里的播种
欢乐是忧愁经过耕耘的收获

有欢乐的人才热爱生活
忧愁也能在心头点燃烈火

没有忧愁的人也没有了生命
没有欢乐的人却要警惕坠落

（1984年秋南京至北京途中）

水 手

泪水和汗水腌咸了海水
大海的脾气才像你的秉性

波涛捧出祝福的花朵
鱼网捞起昨夜的梦……

风帆缩短了理想的距离
船舱盛满收获的笑声

风紧贴着耳根诉说母亲的叮咛
海的教诲给了你智慧无穷

你的道路铺满梨花和贝壳
海鸥在浪尖上为你撰写前程

（1980年10月~11月珠海至银川）

白 帆

披头散发的大海……
波浪招唤白帆远航

帆谦逊的怀抱
孕满了风和阳光

拥抱永恒的毅力
运载迷人的向往

是追逐大自然的财富吗
还是寻觅消逝太早的春光……

海，像北方的草原一样宽敞
却盛不下白帆的驰想！

（1980年10月24日于广州）

渔 港

你是渔船朝思暮想的母亲
夕阳里张望迟归的渔民

归来了，船儿沉甸甸地归来了
你用浪的嘴唇把它一遍遍亲吻

归来了，船儿平安地归来了
夕阳下你舒展的皱纹略带红润

月夜里，你用涌的手抚摸船舷
听它叙述征途中的乐趣和艰辛……

你整整哼了一夜催眠曲子
黎明时又鼓动船队去追逐鱼群

（1980年10月初稿于三亚至那达途中
1981年2月改写于银川）

浪 花

雷电的化身
昙花的姊妹

为一秒钟的自由
为一瞬间的怒放

冲过千山万岭……
跨越重重蔽障……

（1980年10月海南岛至广州）

神秘的小岛

那个神秘的小岛
总看着我的窗口
夜里有忽闪的灯光
是小岛的眼睛吧
它总也不睡

小岛离我很近
小岛离我很远
一个尺子量不出的距离
有一道七色的彩桥吗
有过，一闪便逝去了

我梦见过小岛
比想象迷人
一个很长很长的梦
多情的小岛啊
你一定看见了我的梦

为什么要梦见过呢
永远是个谜
在无边的想象中沉醉
该多完美

（1985年7月于黄海之滨）

关于精选良种的理论

我们的神圣即是庄严的选择
淘汰更新都充实了历史长河
人类有多少个辉煌的日出
就曾有过多少苍老的日落

选精神饱满的
选品质优秀的
高产是目标抗病也是重要原则
早熟不是划分优劣的分界线
耐干旱不倒伏是良种必备的品格

贪水贪肥
是植物世界无可挽救的糟粕
恋青怕冻
理所当然地受到冷落
奉献最多的索取最少的
是播种者的最佳选择

亲缘繁殖意味着品格退化
杂交优势在于完美得到重新组合
不更新者
只能死守着老祖宗留下的风景
敢于淘汰
表现了整个时代的奋进和磅礴

选种是纯化的一个必要手段
是培育良种不可或缺的选择
生长的全过程即是拔杂除劣的全过程
种子决定着一大半收获……

（1990年春于义县）

第五辑

北京

北 京

北京啊，你探望过我多少回，
睡梦里给我母亲似的抚慰。
我始终没有背叛自己的信念和良心，
是你栽在大西北的一棵向日葵。

北京啊，我来自富有而又贫穷的边陲，
带来了回族人民对你深深的敬佩。
本当唱一千首“花儿”把你赞美，
抚摸着华表却情不自禁地流出热泪……

我闭起眼睛饱尝那太阳的光辉.
三十年有这么一次也就令人心醉。

我爱你，却要远离你去走南闯北……
你让歌手带多少智慧满载而归？

（1980年7月于北京西苑）

大 海

大海啊，抖动着一万匹载歌载舞的蓝绸
风，在海的肩膀上把跳跃的浪花刺绣

我们来自你遥远的深情的母亲身边
带来千万条山泉、溪流、江河的问候

你如此浩瀚无际，拥抱着五洲
蕴藏着巨大的力量，也极其富有

太阳在您的胸脯上书写光辉的诗篇
刻画那雄狮般的愤怒和情人似的温柔

你是光明和生命的摇篮……
你是荣誉和骄傲的源头……

所有的兄弟姊妹都将最终投进您的怀抱
它们缔造了你，你又给了它们希望和自由

海啊，广大是亿万万微小的聚集
无数根纤细的丝缕，织出锦缎的河流

虽然繁星代替不了皎洁明媚的月光
可没有星光的夜色，会使嫦娥寂寞忧愁

大海啊，你是生活五味的汇合体
你是万水的母亲和儿子、兄长和朋友

我们带来了黄河、长江、金沙江、雅鲁藏布江
和无数没有名字的山泉、溪流的问候！

（1980年10月19日初稿于南海岸
10月22日改于洛阳）

题马骏墓[1]

你睡在祭日的地方
睡在万花丛中
睡在你战斗过的地方
像秋天一样满足
像湖水一样平静

你并没有睡
屏住呼吸倾听
倾听历史的足音

①马骏，回族最早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1927年任中共北京市市委书记，1928年2月15日被反动军阀杀害，其墓现在北京日坛公园内。

倾听生活的笑声
寻觅你当年的梦

你不仅是回族的骄傲
也是整个中华的光荣
你推倒一堵蒙昧的墙
光明的河啊
注入一个古老民族的心中

红领巾献上一束束鲜花
献上五十六个民族的崇敬
没有无益的眼泪
没有空洞的悲痛
只有能够点燃的激情

你举过的那面旗帜
有一角系在孩子的胸前
飘摆着，是心在跳动
墓碑是闪光的生活课本
指引一个民族继续长征

（1981年4月初稿于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
1983年11月在宁夏银川改定）

我默立在海瑞墓前

不是因为你是回回
我才对你特别敬爱
因为你给回回民族
留下了为官的清白

不是因为你是清官
我才对你特别崇拜
因为你给中华民族
留下了由衷的信赖

我千里迢迢跨过南海
不是只为了一次默哀

要向回回民族的历史
借鉴一些做人的正派

（1980年10月写于海口至广州
1981年8月整理于塞上）

寻 根

一个没有家园的人
脑袋是自己的
思想属于别人
夜里做的梦也属于某一条播过的新闻

一个没有母亲的人
嘴巴是自己的
语言属于别人
满天星般的部落终生都在寻根

诵经声悦耳
沉睡的人再也难以入梦

谁有本领破译那声音的密码
谁能说出那音质的成分

许诺
是一扇永永远远敞开的大门
进进出出，出出进进
走出去许多人，走进来许多人
出者与进者可是同根？

关于我的民族

我没有
在我的民族的身上
找到乡土的痕迹
也许我的民族
早已抛弃了
童年的幼稚和愚昧
也许我的民族
在捣毁一切偶像时
也损伤了自己

她失去了舌尖
失去了故土

失去了羽毛
失去了记忆和符号

于是有人说我的民族
是没有语言的民族
没有摇篮的民族
没有服饰的民族
没有文字的民族
没有艺术的民族
没有母亲的民族

不论这众多说法
是出于善意还是恶意
不论这些结论
究竟有多少可信的根据
有一点谁也无法推翻
我的民族有虔诚的信仰
有和平善良自由平静的心境
有友爱互助的传统
因此她才有不朽的生命
你会在一首歌谣里
找到她的信念和斗争

我的民族啊
走过长满荆棘的道路

留下深深的苦难的脚印
长出机敏智慧的大树
才牢牢相信了
远山有一个美丽的童话时
她终于长成了大人
然而她的才气
从没有超越她的骨气
她的聪明
总不及她的真诚
历史是天才的教科书
除了教育我的民族
团结勤劳奋斗
也教会了男人和女人
对污辱和不平
怎样表示一个民族的愤怒

旅途
如一日三餐
伴随我的兄弟姊妹
攀登比到达更给她们
乐趣和满足
在那崎岖的两山之间的
狭窄的小路上
行走着我的先辈
在那海洋般的沙漠深处

在那干涸的河岸

和那不毛的巉岩之间

行走着

我疲倦的长着落腮胡的弟兄

行走着行走着

仿佛人生就是一场无穷尽的跋涉

不是微笑着到达终点

就是含泪于中途丧生

在历史的浪尖上

涌现过一大批

民族的骄子和人类的贤者

郑和

一位远见卓识的航海家

打开过神州紧闭的历史铁门

突破了遥遥万里的长城封锁

终于让世界知道了东方

认识了东方

东方有一个古老的强大的龙的中国

也带回许多

洋人的观念洋人的科学

那是一次

对半个地球有所促进的航海

也是对炎黄子孙的莫大鞭策

历史

有我的民族一席之地
我的民族是
历史舞台不可缺少的角色

尽管我的民族
有欢乐和活泼的本性
尽管我的弟兄
不屈不挠地追求光明
尽管我的姊妹
怀着强烈的春天般的爱情
他们谨慎地做人
勤劳地谋生
他们机智地行事
诚实地对待亲朋
可是生活回报给我的民族的
常常是
狡猾欺骗残酷多于公正
于是他们
四海为家离乡背井
于是他们
藏头隐身化整为零
于是他们学会了
随机应变以蛮横回敬蛮横
于是他们
懂得了反抗

在拼搏中求生
靠“三把刀”推动命运把握命运[①]
靠无数个小小群体
维系一个弱小而又强大民族的平衡
孕育已久的花蕾
在岁月的摇篮里成熟了
当阳光钻出密云时终于开放
男人们对三把刀的生活
过够了过够了
女人们走出五尺盖头走出一个世纪
像一出童话戏那般神奇美妙
我的民族重新在历史的舞台上登场
我的兄弟姊妹们
又充满了好奇心和活跃的幻想

五百万六百万七百万……
似乎《古兰经》抽象的教训
顿时化为具体生动的形象
真理和正义
美德和信仰
幸福和天堂
都在美好的憧憬中

---

①“三把刀”指卖切羔、卖牛肉和厨子用的刀，俗称回族旧社会过的是“三把刀的生活”。

有了十指能触摸到方向

一个古老的民族
终于从沉梦中醒来
艰难地跨过愚昧的束缚
一步步走向理性的时代
我们不仅仅有一部
指引天堂的经典
还有一部教我们
认识自己和认识世界的“宣言”
我的民族
懂得了只有恪守自己的信念
才能把握属于自己的自由
没有神仙皇帝
全靠自己救自己
于是，我的民族
唤醒了自觉的意识
找回了丢失太久的民族尊严
于是天地加速了旋转
一页新的历史啊
被时代的风暴掀开
每颗心灵都找到应有的位置
谁也不再祈祷后世希望就在今天

诚然道路

还很坎坷还很漫长
像生活本身那样
还将充满无数个意外
但是我的民族
毕竟是告别了童年告别了洪荒
走出了阴暗的海底世界
找到那颗
先辈们寻觅千年万年的太阳
凭着我们机敏的感觉
凭着我们丰富的经验和目光
凭着我们曾经流过的鲜血和眼泪
凭着我们对历史的记忆和想象

我的民族已是我的祖国的主人
我的兄弟姊妹们
一个个将生出腾飞的翅膀
即使他们还要
击碎头顶上浓重的云块
却充满信念充满热情充满豪爽
假如我的子孙
再来歌唱我光荣的民族
那将是光辉灿烂的第二乐章

（1987年5月27日改于辽西）

在柏林，我寻找贝多芬

在柏林
我寻找一个人
他在音乐中召唤
全世界的朋友

我寻找贝多芬
他说破了人类和民族的命运
十个勇士般的指头
弹出生命的风烟流云

他谱写理想的爱情
自己保持了终生童贞

咽下那么多甜蜜的欺骗
咽下那么多求索的苦闷
一生很道德很情操
与忏悔无缘
于是做了世俗和自私的牺牲品

雨滴淋湿了熙熙攘攘的柏林
淋湿了匆匆过往的游人
没有真正的持久
铭刻这个生过许多天才的国度
唯独贝多芬的
英雄
命运

这世界没给过他欢乐
没给过他爱情的诚信
他用痛苦酿制一种精神
属于祖国属于母亲

马克没有推动道德前进
鄙俗的金币或许污染灵魂
德国有过非常明净的早晨
在柏林，我寻找贝多芬

（1991年6月9日晨于柏林）

柏林墙呢

这个地方
曾经筑过一堵高墙
令人颤栗的城市
令人眩晕的城市
找不见一片完整的阳光

它不是长城
隔断了手足亲情
那时候柏林彻夜不眠
凝视大墙两边的种种不幸

一道很厚的墙

一把很钝的刀子
没有割断歌德
没有割断贝多芬

有一天早晨
柏林墙轰然倒塌了
不知道是不是历史的进步
德意志的梦毕竟圆了

（1991年6月7日 于柏林）

第一千零二个故事

你讲罢了第一千零一个故事
在第一千零二个早晨
升起暖洋洋的太阳时
我来到你和国王的身边

昨夜还是一场令人心颤的噩梦
街道上没有早起的行人
渔夫聪明了也懒惰了
你很疲倦却闪烁着幸福的眼神

还有第一千零二个故事吗
那该是篇泪水书写的散文

也许是一个很古老的真理
也许是一条很年轻的新闻

故事里有血有箭有战车
有受伤的将士沉沉的呻吟
有母亲呼唤儿女妻子呼唤丈夫
有一颗颗升天和升不了天的灵魂

曾经荡起过天才的浪花
语言的魅力感化了石头之心
对话比对抗更有力量吗
所有的呼吸都渴望生存

美丽的姑娘善良的姑娘
再讲一个动听的故事吧
讲一个恬静的夜月和婴儿的笑靥
献给这第一千零二个早晨

致诗人

诗人啊，历史需要激动人心的诗句，
时代有太多值得讴歌的教训和业绩。
A 弦和D 弦都须蘸着深情异工同曲，
让在握的光大，把丢弃的重新拾起。

我们从不会只哼一己的苦恼和欢乐，
也不曾凭着个人的脉搏歌唱或沉默；
否则人民要说：民族不要这样的歌者，
生活、才华、灵感，都将对诗人吝啬。

我们命定的主题和目标从不是衰败，
人民的歌手对前途充满豪情和信赖，

勇敢地探索吧！辛勤地开拓吧！
让人民抱着英雄气概去展望未来。

当你凝视母亲的创痛时也不必哀伤，
从苦难中站起来的巨人会格外坚强；
诗人已抱定必胜决心和不变的信仰，
把每个细胞都化作音符献给太阳。

（1979年10月1日 于银川）

我的诗

一

我的诗
已经脱落了几颗牙齿
那些曾经活泼的汉字
如今已是激动的灾区
透明的霞光在哪里
隆重的庆典在哪里
不是节日
不是风景
如果偶尔迸出火花
也是一支将要熄灭的烟蒂

这就是我的诗吗
这就是我的诗

我的诗
是年长者的泪滴
是受伤老兵手中
倒下又扶起的旗帜
凤毛麟角是词语中难得的新意
每一笔都如铅如铝
有时还参杂若干繁体
有时是杯很浓很浓的酽茶
有时又是杯忘记加糖的咖啡

这就是我的诗吗?
这就是我的诗!

我的诗
是一出很古典的悲剧
那颗善良的心
悄悄增补一笔笑的情趣
借来的哲学家
隐于不露声色的伏笔
写作大多选择早晨
早晨很少人云亦云

或许就因为如此
才讨不到花店老板的赞许

这就是我的诗吗?
这就是我的诗!

二

年龄让许多事物趋于成熟
惟独我的诗永远半生不熟

我的生活才露出尖尖角般稚嫩
我的诗已经绽开满脸的皱纹

我的诗说过大话空话梦话
只缘于对一种理论的敬仰和迷信

我的诗像一棵棵雷雨后的老树
总有一些长不出绿叶的枯枝

我的诗像存放得太久的甘蔗
回味中多少总带着些许苦涩

我的诗不乏道貌岸然的理性
陈旧真理的残骸或许也掺杂其中

我的诗越老越生长一些童心
诗评家批评我的诗作冒充杂文

我的诗已经很少颂词和赞语了
太爱使用责备有时又多是浪费

我的诗有过不分皂白的同情
直至垂老才掺进几成选择的清醒

我的诗只唱给生我养我的母亲
不论牡丹刺玫都凭着一颗赤子之心

诗 歌

诗歌不是从大人物口袋里掏出的嘱咐
也不是真主上帝老天爷赐给的祝福

诗歌不是美元马克卢布可以购买的珍珠
也不是黑市上倒买倒卖的白面儿或烟土

诗歌不是聪明机智才华栽培出来的花圃
也不是红墨水蓝墨水炮制的丽词艳赋

诗歌是自由的儿子人民的儿子是精神财富
是人类的呼吸命运的呐喊民族的战鼓

她从诗人的目光里渗入诗人的灵魂深处
又从诗人的伤口溢出长成历史的插图

诗歌是生活的慈母
诗歌是人生的严父

第六辑

巍峨长白山　滔滔鸭绿江

巍峨长白山　滔滔鸭绿江

——为“九·三”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而作

东北义勇军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切期，以部分东北军旧部和爱国民众自发组成的抗日武装力量，活动地区几乎遍布于东北全境。辽西义勇军是最早兴起的义勇军之一。《义勇军进行曲》就是为这支抗日队伍而作。

——题记

趁着夜幕，趁着夜幕的黑色，
队伍在两山之间的谷底，悄悄行进……

地图上出现一个红色箭头——
指向钢屯镇！

歼灭古贺中佐的骑兵团，跟鬼子算这年冬季的总账。
辽西抗日义勇军像一支天兵天将，
又像一群雄鹰，静静地超低空翱翔。

落日的余辉依然在流血……
从锦州出发，在一座古庙集结。
老队长传达总部的命令；
还有一首从上海传来的歌曲：
《义勇军进行曲》
为这次不同寻常的出征壮行。

“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前进！前进！进！”

这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

田汉在狱中写的歌词。
每个字振奋了聂耳的每根神经，
在那风雨之夜，曲谱与沉沉的雷鸣同时发声！
那是一首每个音符都是一发炮弹的歌曲，
为共和国播下一粒不会屈服的火种！
踏着积雪与雪下的落叶出发，
松鼠，上窜下跳似乎受了悄悄的惊动……
小半个太阳已躲进山后，那些像鬼子哨所似的树影，
慢慢地伸长　伸长　伸长——
长过了古贺中佐的记性。

已经跋涉了几座山峰。有人
在荆棘中倒下，睡着了，
做一个梦……
头上有日本人的飞机拉屎拉尿，
脚下有埋伏，有雷区，有陷阱，
死人的鞋子重新穿在活人的脚上，鞋底鞋帮绑着几道麻绳。

获悉古贺又一次杀人放火，几个村落
烧得一片焦灼……
一个六岁的男孩被丢进枯井，
遭遇轮奸的两个少女一起投了大凌河，
让两匹烈马挣断男青年的臂膀，
强迫一对夫妻对打嘴巴。给一群野兽取乐……

没有休整。
没有宿营。
随便啃个玉米面饼子，揣两个烤焦的土豆，
低哼着还不甚熟悉的歌声……
穿林海，走小路，奔向钢屯，
给古贺搞一回“以鬼治鬼”的别动。

枪带换了麻绳。麻绳也断了。是战士脊背上的汗渍
浸断的，是肩头磨断的，
一些没有火枪的新兵，背着锋利的大刀片，
拴着一尺长的红缨。红缨上染着斑斑血迹，
心头已筑起一座新的长城！

最严酷的日子降临了，西风凛冽，
落叶树　摇落了最后的败叶。森林里的歌手
不忍同东北军一起逃离，一遍一遍唱那亡国的悲切。
没有人行商，
没有人狩猎……
死气沉沉的孤城伴着毫无生机的荒野

曾经美丽富庶的辽西，再无处寻觅，
哪里还有
医巫闾山的古松古刹？
哪里还有
大凌河两岸的高粱玉米？

“九·一八”，从那个屈辱的时刻，
辽西
处处裸露着贫血与饥饿，
山山水水、五谷六畜……统统被倭寇践踏掠夺！

谁愿意受人欺凌？
谁愿意当马做牛？
死亡已经沉重地窒息胸口，
如果抗争是生命的本能，义勇军是最早觉醒的一群
民族精英！

醒来！起来！站出来！
生长五谷的土地不可以灌溉鲜血，
义勇军的血凝固了铸成钢铁
长白山　医巫闾山就是中华民族的气节
用血和脚印书写
每一块石头　每一条山泉　每一棵树木都是载入史册的
英雄！豪杰！

走吧！走吧！
吃一个黑糊糊的烤土豆。
前方又传来零星的枪声……
胃里有食，
心头有恨，
腿上有劲，

碰上鬼子，就拼个你死我活。
最便宜他们的，也要一命抵一命！

巡逻队像幽灵突现山口，
他们拥有最新式武器，
他们有军犬，他们有汉奸带路，
他们在山腰和山巅设下几道埋伏。
可是，老天爷不保佑侵略者，
谁是敌人，大刀片已经红了眼睛！
短兵相接，
正义必胜，
一场恶战，
遍地血红……

月牙儿勾住红螺山上的塔松，
松树干上留下一排弹洞，
战士们揩干汗水，缠好绷带，
走过一片炮火烧焦的灌木丛。
又有几个牺牲的战友流着鲜血倒下，他们的枪
背在另外几个新兵的肩头。

通向前方的道路遥远而艰难，
战士们渴望某种意想不到的奇迹：
譬如松树上结出玉米土豆；
漫天飞飘的雪片竟是温暖的棉花，

那些倒下再没有站起来的弟兄，
胜利到来时，也能同活着的人一起绽放出
幸福的笑容！

辽西在流血……
中国在流血……
义勇军夺过敌人手中的机关枪，把枪膛里的子弹
再还给敌人。
小鬼子每天要运回日本本土上百具尸体，
岛国有多少农田易为坟墓？

一夜风雪，像机关枪的子弹
打在狗皮帽子的前脸上。
一辆熄了火的鬼子的卡车，驾驶员的脑袋挪了窝。
可惜队伍里没有会开车的师傅，无可奈何！
十几个战士喊着：“一、二、三——”
把个庞然大物推下山坡……

从队伍前面传来口令：原地坐下，
稍事休整。
数数子弹带，还有多少子弹，
缴获的手雷，大家公平分用，
受伤的人，在伤口上涂些碘酒，
彼此报一次姓名，数数人头，有没有掉队的弟兄？

在一棵歪脖树下，
躺着两个被击毙的日本军官。
一个趴在雪里撅着屁股屁眼儿朝天，
另一个嘴上叼着香烟，“王八盒子”还挎在腰间，
义勇军收缴了鬼子武器，也没忘记搜索其他战利品：
一块怀表，
八十六发子弹，
两包“花道”牌香烟……

“继续前进！”传来一个低低的声音。
坐下来比走路更感到寒冷。上了路，
又觉着两条腿愈发沉重。
休息过的地上留下了七八个烟蒂
还有两个喝空了的“老龙口”酒瓶……

只剩下一个烤焦的土豆了，一会儿就冻成冰蛋。
老队长用胸口把土豆焐暖，让给受伤的新兵。
凭着老队长的经验：天放亮时，
将面临一场浴血奋战……
隐约地听见了战马嘶鸣，钢屯镇已在朦胧中时隐时现。

老队长在张作霖手下当过团副，
少帅还派他训练过侦察兵，
偷袭、捉“舌头”、夜战……全都是小菜一碟儿，
老队长有个绰号叫“刘无情”。

日本人听见这个名子胆战心惊：
胆小的鬼子尿过裤子，
古贺的副官也从坐骑上跌下马镫。

只有不抵抗的政府，没有不抵抗的民众。
有多少热血男儿揭竿而起！
有多少仁人志士为国捐躯！
他们倒下了，以一腔热血浇灌家乡的草木，
死不瞑目的眼睛，凝望未来，
老队长从死者手里接过旗帜，
中华民族不屈的秉性在义勇军手中传递……

冬日的医巫闾山千树万树犁花灿灿，勾勒出
气壮山河的辽西画卷。
黑山、大虎山、北镇、义县……
歼灭古贺骑兵团的消息不胫而走，
各路抗日武装像雨后的高粱苗子，一拨儿一拨儿
钻出地面。

“歼灭古贺！”一声嘹亮的集结号！
各路人马仿佛同时听到召唤。
唤醒先辈遗传基因中的粗犷，召唤脉管里流淌的慓悍。
没有告诉母亲，没有吻别妻子，
却揣着那个代代相传的盛烈酒的陶罐。

没有谁规定集结的时辰，
义勇军的队伍，在黎明前赶到了钢屯。
十几路人马站领了东、南、西、北，
钢屯还在一片灰蒙蒙的梦中沉睡……
鬼子只看见了政府的软弱
没看见不屈服的人民的胆略智慧。
古贺的骑兵团被彻底包了饺子，连一只老鼠也休想逃遁。

迫击炮弹像密集的冰雹，手雷的火光
映红了兵营与马棚。许多岗哨被捉了“舌头”，
骑兵团只听见枪声却不了解真情。
古贺提着裤子找不着裤带。此人并不像
传说的那么老成稳重。
骑兵团混乱得成了一锅粥，
翻译官让古贺骂个狗血喷头。

不可战胜的神话化作泡影。义勇军却成了
民间传说的天将神兵！
一个个挺直的脊梁迎风傲雪，会武功的汉子
纵身跃上屋顶！
钻出一个，干掉一个，一个不漏，
又是“包饺子”，又是“关门打狗”！

有一队鬼子仿佛从地缝里钻了出来，
两挺歪把子机枪如虎似狼。装甲车给鬼子壮胆，

直冲横闯。
一个“仁丹翁”哇哇叫，好似狼嗥……
义勇军没有重武器，没有大炮，没有掩体，也没有战壕，
默默地承受着流血，承受着死亡……

“刘无情”眼看战士一个个倒下去，
心在滴血，燃起复仇的火焰。
飞鸟中　有雄鹰，
大海里　有巨鲸，
深山丛林　有猛虎，
被压迫被污辱的人群　出英雄！

“刘无情”背起一包炸药，
在装甲车经过的前方埋下陷阱，
任鬼子皮靴踏过去，任摩托车轮子轧过去，
他不哼一声。
只看见一团火焰，只听见一声轰鸣，
装甲车的尸骨再没了踪影……

战友们听见了老队长大喊一声：
“别让古贺溜掉！”
这是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山谷深处远远地传来回声：
——“别让古贺溜掉！”
——“别让古贺溜掉……”

——“别让古贺溜掉……”
仿佛四面八方的义勇军都在回应！

用什么语言来形容人们的愤怒？
用什么声势来表现这天的战斗？
铺天盖地的冰雹，席卷大地的飙风，
倾泻如瓢泼的骤雨，震惊高山大海的雷霆……
千万名壮士敲击天鼓地鼓，
凶神恶煞也胆战心惊。

在一座沉淀了阴暗的房屋角落，
古贺贫血的嘴唇不停颤抖，
为了掩饰内心的虚弱胆怯，为了不给天皇陛下丢丑，
他刮过胡子，挎上战刀，
想表现表现武士道的骄狂与困兽犹斗。
先是把翻译官
推出门去试探，
房上的暗哨，有意放过了这只哈巴狗。

古贺误以为真的平安无事，便一股风的
窜出门口。房顶上的战士们，
仇人相见，格外眼红。
五六支准星同时对准古贺的狗头，
没容他惨叫，没容他悲鸣
这家伙来不及呻吟一声，已经呜呼丧命。

战斗结束了，
人们这才意识到天在下雪，
一片美丽而冷冽的山野。
像犁花一样的雪……
像柳絮一样的雪……
似蒲公英带着绒毛的种子舞在风中……
山上的塔松为老队长披上孝衫，
洁白的灵魂表现了中国军人的忠诚！
不论是战死的或活着的，都不愧为民族英雄！

这仅仅是一次战斗的小结，以后还会有
无数次无数次刀光血影。
这个胜仗，给人们一个深刻的信念：
黑暗的尽头，一定要诞生黎明！

《义勇军进行曲》铿锵的旋律，
鼓舞着抗日民众。一直萦绕在
千万老兵的心头。
一个美丽的梦想，那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九月三日——
在这个值得子孙们纪念的日子，怎能忘记这支义勇军！
是他们向日冠开了第一枪，
是他们举起第一面不屈的旗帜！

也忘不了那首唤醒亿万儿女
冒着敌人炮火前进的歌曲——

“起来！一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超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前进！前进！进！”
无论是国家兴旺，还是民族危亡，
五十年、一百年、一千年…
在长长的时空隧道里，一支
《义勇军进行曲》，将被子孙万代骄傲地传唱。
在每一个灾难或生死关头，
在最危险的时候，当强盗闯入边疆，
只要心中的长城不倒，
只要血管里还流着热血，
总会的，让中华民族变成一块铁！一块钢！

（2014年五月三稿于北京）